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現代日本小說集

(三)

國木田獨步等著

周作人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集說小本日代現  
册三  
著等步獨田木國  
譯人作周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MODERN JAPANESE SHORT STORIES

By

KUNIKIDA AND OTHERS

Translated by

CHOW TSO JEN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 峽谷的夜

江口 渙

就現在說起來，早是經過了十多年的先前的事了。

當時的我，是一個村鎮的中學的五年生，便住在那中學的寄宿舍裏，一到七月，也就如許多同窗們一般，天天只等着到暑假。這確鑿是，那久等的暑假終於到來了，的七月三十一日的半夜裏的事。

被驅策於從試驗和寄宿生活裏解放出來的歡喜，嚶嚶的像脫了樊籠飛回老窠的小鳥似的，奔回父母的家去的朋友們中，我也就混在這裏面，在這一日的傍晚匆匆的離了村鎮了。我的家鄉是在離鎮約略十里的山中。那時候，雖然全沒有汽車的便，然而六里之間，却有粗拙的玩具似的鐵道馬車。單是其餘的四里，是上坡一里下坡三里的山路。若說爲什麼既用馬車走六里路，却在傍晚動身的緣由，那自然是因爲要及早的回去，而且天氣正熱，所以到山以後的四里，是準備走夜路的。這是還在一二年級時，跟着同村的上級生每當放假往來，專用於夏天的成例。此後

便照樣，永遠的做下去了。

託身於雙馬車上的我，雖然熱悶不堪的夾在湧出刺鼻的汗和脂和塵土的氣味的村人們，和儘情的發散着腐透的頭髮的香的村女們的中間，但因為總算順手的完了試驗的事，和明天天亮以前便能到家的，心地非常之搖搖了。已而使人記起今天的熱并且使人想到明天的熱的晚霞褪了色，連續下來的稻田都變了菸草和大豆的圃田，逐漸增加起來的雜木林中，更夾着松林的時候，天色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入了夜了。教人覺到是山中之夜的風，搖動着縛起的遮陽幔，吹進窗戶中來，不點一燈的馬車裏，居然也充滿了涼氣。先前遠遠地在晚霞底下發閃的連山，本是包在蒼茫的夜色中的，現在卻很近，不是從窗間仰着看，幾於看不見了。一想到度過那連山的鞍部，再走下三里的峽谷路，那地方便是家鄉，便不由的早已覺得寬心，不知什麼時候將頭靠着窗邊，全然入了睡。

驀然間，被鄰人搖了醒來，擦着睡眼，走下鐵道馬車終點的那嶺下的小小的站，大約已在九點上下了罷。叫馬夫肩着柳條箱，進了正在忙着掃取新秋蠶的休憩茶店裏，我纔在這裡作走山

路的準備。用三碗生醬油氣味的麪條和兩個生雞子果了腹，又喝上幾條石花菜，并且爲防備中途飢餓起見，又買了四個生雞子。休息一回之後，將柳條箱交給茶店裏，託他明天一早教貨車送回家裏來，我是浴衣和鞋，褻腿，草帽的裝束，將應用的東西用兩條手中擔在肩頭，拖着陽傘代作手杖，走出休憩茶店去了。

從撲人眉宇的聳着的連山的肩上，窺望出來的二十日左右的月，到處落下那水一般的光輝。層層疊疊的許多重排列着的羣山的巖積，都染出非藍非黑的顏色，好幾層高高的走向虛空中。綴在那尖銳的巖積間的濡溼的夜霧，一團一團的橫流着青白。那互在峯腰的一團，是反射着下臨的月光，白白的羽毛一般閃爍。仰着了這些的我，似乎覺得久違的觸着了潔淨的故鄉的山氣了。

到嶺頭的上行的一里，是一丈多寬的縣道。因爲要走貨物車，所以道路很迂曲，然而因此上坡也就不費力了。既有月亮，又是走慣的路，我憑着沁肌的夜氣不斷的涼乾了熱汗，比較的省力的往上走。經過了不知什麼時候已經關門睡覺的嶺頭的茶店前，到開始那三里的下坡路的時候

候，大抵早是十一點以後了。下坡的路，是要紆迴於嶄絕的相薄的峽谷中間，忽而穿出溪流的左岸，忽而又順着那右岸的，因此自然也走過了許多回小橋。夾着狹窄的溪，互相穿插的兩岸的山巒上，相間的混生着自然生長的褐葉樹林和特意栽種的針葉樹林，那紅黑和烏黑的斑紋，雖在夜眼裏也分明的看見。這中間，也許是白楊的幹子罷，處處排着剔牙織似的，將細小的條文，在月光裏映出微白。路旁的野草，什麼時候已被夜氣溼透了。早開的山獨活模樣的花，常從沾溼了的茂草中間，很高的伸出頭來，雪白的展着小陽傘似的花朶。加以不知其數的蟲聲，比起溪流的聲音來，到耳中尤其聽得清澈，然而使峽谷的夜，卻更加顯得幽靜了。

這之間，我看見霧塊一團一團的在頭上的空中，靜靜的動着走。撕碎了白紗隨流而去似的霧氣的團簇，逐漸增加起來了。或者橫互了溪流，軟軟的拂着屹立的筍峯的肩頭，或者在烏黑的塞滿着溪的巖積的針葉樹林上，投下了更其烏黑的影，前進的前進的走向狹的峽谷的深處。每一動彈，霧的形狀也便有一些推移，着照烟霧的月光，因此也不絕的變換着光和影的位置。於是許多霧塊，漸變了霧的花條，那花條又漸次廣闊厚實起來，在什麼時候，竟成了一道充塞溪間的

霧的長流了。以前懸在空中的月，披了煙霧來看流水，露面有許多回，但其間每不過只使煙霧的菲薄處所滲一點虹色的光輝，終於是全然匿了跡。和這同時，我的周圍便籠上了非明非暗的顏色，只有周身五六尺境界，很模糊的映在眼裏罷了。因此我便專心的看着路，只是趕快的走。

這麼着，轉過右邊，跨向左邊的，走着長遠的峽谷，大約有一小時，霧氣忽而變成菲薄，躲了多時的月的面，在虹蜺一般閃動的圓暈中央，雖然隱約，却已看得見了。那時候，我無意中從對面的山溪那邊，透了煙霧，聽到一種異樣的聲音。雖然低，是抖着發響的聲音。那聲音，倒並沒有可以稱爲裂帛的那樣強，而且，也不如野獸臥地吼着的那樣逼耳，單是，微微的有些高低，淒涼的顫抖着，描了波紋流送過來。而這時時切斷似的杜絕了，却又說不出什麼時候起，仍然帶着搖曳。我暫時止了步，側耳的聽，然而竟也斷不定是什麼的聲音。

這之間，道路正碰着一個大的山巖，聲音便忽而聽不見了。我想，這大半是宿在山溪裏的什麼禽鳥的夜啼罷，便也並不特別放在心上，還是照舊的在霧底下走。待到轉出了那山巖，聲音又聽到了。比先前近得多，自然比先前更清楚。那聲音只是咻咻的不絕的響。比喻起來，可以說是放



開了喉嚨的曼聲的長吟，也可以說是用着什麼調子的歌唱。而在其間，又時時夾着既非悲鳴也非吟呻的一種叫，尖而且細，透過煙霧響了過來。假使是鳥聲，那就決不是尋常的夜啼了。或者是猴子罷。但如果是猴子，就應該是比较昂尤其尖銳的聲音，短促的發響。況且夜猿的叫，一定是要壓倒了溪水的聲響，發出悲痛的山谷的反應來的。而這不過是不爲水聲所亂罷了，決沒有呼起谷應的那麼強大。倘使是鳥獸的聲音，總得漸次的換些位置，然而那聲音却始終在同一處所的山溪中間。我五步一次十步一次的止了步，許多次想辨別這聲音。這樣的夜半，這樣的山中，不消說不會有人在唱歌，況也且沒有唱歌的那樣優婉，是更淒涼，更陰慘的聲音。我被這有生以來第一回聽到的異樣的聲音所嚇，不安的陰影，漸漸在心上濃厚起來了。

這其間，道路又正當着一個山巖，就這樣的轉了彎，像先前一樣，那聲音又暫時聽不見了。不知道繞出這山巖，是否要更近的聽到剛纔的聲音？倘若隔溪，那倒沒有什麼，但不知道是否須聽得接近的在路側？倘這樣，那麼……這一樣想，壓不下的慘凜，使一步一步的增加上來。而一方面，則想要發見那本體的好奇心，也幫着想要從速的脫出了那威脅的希冀的心，使我全身都奇特

的抽緊了。將搭着的什物從右肩換到左肩，捏着陽傘的中段的我，漸近山巒的轉角時，也就漸漸的放輕了腳步走。

惴惴的轉出了那山角的時候，從初收的煙霧間，月光又是青白的落在溪上了，然而這回却毫沒有聽到異樣的聲音。折出山巒，便是一叢鬱蒼的森林，從林的中途起，是三丈左右的並不峻急的坂。下了這坂，踏便順着溪流，不多時，即可以走到一個村落了。

「總而言之，只要平安的出了這樹林，以後便不會有這樣嚇人的事。什麼都看沒有聲音的現在了。

這樣的想着的我，捏好了陽傘，向了那漆一般黑的森林，用快步直踏進去。在坂上，路旁的略略向裏處有一所山神的或是什麼的小祠堂。向着這祠堂的半倒的牌坊的淨水（一）裏，不絕的流下來的水筧的水聲，對於此時的我的心，也很給不少的威嚇。然而我仍然決了意鼓勇的一氣走下坂去。待到走了大半，脫了森林的黑闇，我望見沿溪的對面的道路，浴着月光，白皓皓向前展

（註一） 在神社之前，用以清淨口與手的水。

開，這纔略覺寬心，逐漸的放慢了脚步。

這怎麼不出驚呢，還未走完坂路的中途，那聲音突然起於眼前了。起於眼前，而且是道路的上面的樹裏。我被襲於彷彿忽被白刃冰冷的砍斷了似的恐怖，單是驀地發一聲驚怖的呻呼，便僵直了一般的立着。以爲心臟是驟然凍結似的停止的了，而立刻又幾乎作痛的大而且銳的鼓動起來。和這同時，從脚尖到指尖，也不期然而然的發了抖。

試一看，相隔不到三丈的道路上，從左手的崖間，橫斜的突出着一棵大樹。這樹的中段正當道路上面的茂密裏，站着一個六尺上下的白色的東西。在掠過樹梢的烟霧的餘氛，和蒼茫的下注的月光中，能看見那大的白東西，從陰暗的葉陰裏，正在微微的左右的搖動。聲音確乎便是從這里來的。崖上的左手，是接着山腰，高上去的一級一級的墳地，墳地之後便連着急傾斜的森林。路的右手呢，不消說是嚙了許多巖石而奔流的溪水，一面給月光游泳着，一面到處跳起雪白的泡沫，向對面遠遠地流行。當看着那樹上的白色的東西，和連到山上的一級一級的墳地，和冲碎月亮的溪中的流水時，推測着那聲音的本體，我竟全然爲劇烈的恐怖所籠罩，至於連自己也不

能運用自己了。其實是，向前不消說，連退回原路也做不到了。單是抖着發不出聲音的嘴唇，屏住呼吸，暫時茫然的只立着。

於是先前的悲泣一般細細的發抖的那聲音，突然間變了人的，而又是女人的聳人毛骨的嘻笑了。很像是格格的人在肚皮裏發響的聲音。寬闊的搖動着大氣似的那笑反覆了五六回，什麼時候卻又變了被掠一般的低聲的啜泣。那嗚咽的末尾又歌唱似的變了調，逐漸細長的曳下絲縷來。

那聲音，自然是全不管我站在三丈左右的面前，却總在同一處所搖曳。爲激動所襲的我的心，又跟着時間的經過漸次鎮靜下去了。跳得幾乎生痛的心臟的鼓動也略復了原，全身的肉便慢慢的恢復了先前的柔軟和確實。然而膝髁的顫抖很不肯歇。定神看時，捏着陽傘的中段的手掌，什麼時候早被油汗沾濡了。然而明知不至於頃刻之間便有危難臨頭的我，卻終於決了心，從下面望進樹的茂密裏去。

在流進叢中去的月光裏，分明看出了，那大的白東西，確乎是一個活着的女人。纏着白衣的

裸體上，衣服幾乎沒有附體，欹斜的埋了青蒼的前額的頭髮，解散了披在肩頭。那女人用彎着的左手將一件東西緊緊抱在懷中，並且不住的搖動，右手卻攀住樹枝，站在橫斜的榦子上。而一面站着，一面左右的擺動身子，始終反覆着一樣的聲音。

這時女人忽然看見我，右手便靜靜的離了樹枝，雪白的伸開，從上面向我招手了。蒼白骨出的兩頰上，既浮着雕刻一般的鋒利的笑，而弓形的弔上的眼梢，和幾於看見眼窠的圓圈的陷下的眼，以及兜轉似的突出的嘴唇，接連的動個不住，都使那站在深夜中的樹上的白衣的女人見得更，其是淒厲的東西。女人彷彿是逗弄孩子一般，暫時搖動着抱在左手的物件，低微的發出，不像歌唱的叫聲，終於又蔣臉壓在抱着的东西上，嗚嗚咽咽的放聲哭起來了。而且一面哭，一面又訴說似的，滔滔的說些沒有頭尾的事。剛這樣，却忽而側了臉，鋒利的望着月亮；接着便撮了嘴唇，只向月亮吐唾沫。後來，又是，陰森森的格格的笑倒了。但是無論怎樣發笑似的笑，而嘻笑時候現在頰上的深的皺襞，卻總是生硬到近於傷心。從臉相和身樣看來，衰憊是衰憊了的，然而年紀似乎並不大。

暫時之間，我仰望着那女人，但還沒有很推敲怎樣決定自己的態度。最初，想就回到原路的嶺頭的茶店去，只是已經到了再走一里多路便到家鄉的地方，終不願在這深夜中，倒回將近二里的山路，去宿在那不乾淨的茶店裏。雖這樣說，便能就此平平穩穩的前進麼？那是一個狂人，所以經過下邊的時候，說不定會跳下樹來，拼死命的來撲取。即使進了墳地，繞過山腰去，而倘在墳地裏被追着，那又怎麼辦呢？或者也許只能這樣的互相注視着到天明罷。我將這些事，成串的思想，得要到勞乏，用同一處所頗站了不少的工夫。

無論過了幾多時，也並沒有得到好主意，我於是決了心，一定要突過那樹下。只要平安的闖出，到村莊便不上二町了。這樣的想定了的我，終於奮起了最後的勇氣，一點一點的向前走。而且是一步一歇，一步一歇的。這樣子，將陽傘和搭在肩頭的物件都用力的捏得鐵緊，整好了什麼時候都能戰鬪的準備，我幾乎看不出前進模樣的，惴惴的走過去。

然而那女人，自然也不能不留心着我的態度。但最初，便走近些，也不過詫異的凝視我，待漸漸的進了大約不到二丈路，便又放下了捏着的樹枝，招起手來了。就近處看見的女人的臉，比先

前見得更陰森。不知道是因爲兩頰深陷的緣故，還是下頰像刀削似的尖着的緣故呢，女人的臉竟顯得完全是一個青白的三角。加以凌亂紛披的頭髮從左邊的顛顛掛到肩上，拖作異樣的旋渦。那髮的黑色很強的映着月光，使臉的全部愈顯出淒厲的形相。

這樣的接近了的兩人的距離，已不過一丈遠近的時候，女人便一轉那伸出的手，驟然間猛烈的搖起附近的枝條來。先前的雕出一般的笑臉，忽而變了噴火似的忿怒和憎惡的形狀，彷彿是鎖着的猿，現給那着了投石的看客的，很可怕的面貌了。而且，極端的突出了尖形的下頰，那雪白的外露的齒牙，上下格格的相打，發了儘着喉嚨的呻喚，一面抖抖的搖頭。又尖利的說些話，而且時時威嚇似的儘力的頓足。然而我併不理會的只走去，女人便忽而停了呻喚。剎時之間，用兩手捧了先前抱在左邊的什麼東西，很高的擎到頭上，就要向我擲過來了。

我不由的喫驚，又跳回了五六尺。跳回之後，我便暫時蹲在地上，靜靜的看着情形。這時女人似乎早已忘了適纔自己所做的事，又復鋒利的望着月亮，嚇嚇的狂笑起來。至於先前擎到頭上去的東西，也早就抱在原來的脅肋裏。此後暫時之間，也仍是照舊一樣，悲涼的唱些歌，又說些什

話，而終於又將臉帖在抱着的東西上，嗚嗚咽咽的出聲哭起來了。「在此刻了。失了這一瞬息，就完了。」這樣想了的我，便彎腰俯首，將全身的力都聚在兩腳裏，咄嗟間，直進過去，闖過了那女人的下面。那時候，彷彿是從女人的全身裏迸湧出來似的驚駭和忿怒和憎惡的呻喚，用了吐血一樣的猛烈，由頭上的樹裏崩頽下來。剛這樣想，就在這傾刻，我的領頭發了一聲沈重的響，有比冰還冷的一塊，又大又重的落在頸子上面了。「着了手了，」剛這樣想，心臟的鼓動和呼吸也就忽然的停留，我便不知不識的聽憑身子向前倒。也竭力的想要支住身體，而膝髁却彷彿已經脫了節，所以我只將兩手動擾了兩三回，便臉向着下，撲通的倒在地上了。

此後幾秒，幾十秒，或者幾分時，躺在那地方，我自己不知道。忽而甦來，在頭上再聽到先前一樣的聲音的時候，我已經全然身不由己，不得不直奔村莊裏去了。最初的十五步或二十步，膝髁沒了力，總不能如意的奔走。沒有法，便只好使手和腳都動作，我似乎確鑿像獸類一樣，在道路上飛跑。待到覺得伸着腰，仰着頭，總算單用了兩條腿在那裏專心致志的走的時候，是已經因了猛烈的苦痛，呼吸就要塞住了。



走到村口時，比較的還算快，於是放了心，這纔轉向逃來的那方面看。然而也並沒有什麼追趕過來。而且，便是以前所見的一級一級的墳地和崖上的樹，也不知是因爲隱在山蔭裏呢，或是包在霧的餘氛的夜靄裏呢，無論在什麼處所，連看也看不見了。仰面看時，只見得愈深愈狹的折疊着的山谿的巖積，浴了水一般的月光，莽蒼蒼的重重疊疊的聳着。

我跌倒了的時候，拋了陽傘和搭在肩上的物件，是總須拾取回來的，加以想討一杯水，來濡潤這將近焦枯的喉嚨，便去尋曾經見過的守望所。疏朗朗排着人家的細長的村莊，全都入了沈睡，連犬吠聲也寂然。我用手巾拭着粘粘的流滿了全身的油汗。走向村的中間，便在夜眼裏，也屹然聳着的瞭火梯直下的守望所去。然而無論怎樣的敲門，却總不容易起來。這之間，既有着深怕先前的女人重行追來的不安，而漸次又聽得各處起了歷亂的犬吠，我便更用了力，激劇的敲打了。每打一回，因了月光，在板門上照出自己的影的動彈，雖自己也見得是拼命的模樣。大約又叩了二三分，這纔從深處發出很渴睡似的巡警的回答來：

「誰呀？這時候，胡亂叫人起來。」

「很勞駕，千萬來一來罷。有了不得了的事情哩。」

「什麼？有不得了的事情？你是誰？什麼地方，有了什麼事。強盜麼……？」

因爲不得了的事情這一句話，纔受了激刺似的，巡警閣閣的響着，好容易抽了門門。接着聽得推開玻璃門的聲音，又拉開一扇板門，巡警這纔只穿一件寢衣，帶一副渴睡的臉，出現在昏暗裏。但一看見學生模樣的毫不相識的我，便顯出似乎莫名其妙的眼色，目不轉睛的凝視起來。

「所謂不得了的事是什麼這時候……？」

重行訊問的巡警，頗有些不以爲然的神情了。

「所謂不得了的事，是狂人。剛纔，在那邊的墳地裏。」

「什麼？這時候，狂人……？」

「是的。是女的狂人。」

「唔，女的……那女的狂人在墳地裏怎樣？」

這樣回問了的巡警的臉上，已消去了先前的不高興，却漸次添出不安的影子來。我便簡短

的說了剛纔遇到的事的一切，巡警默默的聽，到末後，畧畧將頭一歪，說道：

「那麼，一定是糕餅店的阿仙了。這怎麼好呢。這樣的深夜裏，給跑到墳地這類地方去……」他很有爲難的情形了，但也便接着說，「所以我對着那里的男人和老婆子，不知道叮囑過多少回。那樣的性質不好的狂人，倘若不小心，說不定會做出什麼事，如果不是好好的嚴重的監禁起來，是不行的，我幾次三番的說。誰料男人還是全不管，老婆子又吝嗇，雖然造了房牢，也不過用些竹柵欄之類來搪塞，所以終於出了這樣的事了。」

這麼說着的巡警的態度，宛然是抓住了絕不相干的我，在那裏責備糕餅店的粗疏。我耐不住再等巡警說完話，一到這裏，便插下話去了：

「總而言之，像剛纔說過一樣，因爲是不意中跌倒的，所以我，將陽傘和東西都掉在那地方了，這可能請想一點法麼？」

「教我替你拾去麼？」

「不，自然一同去。」

沒有法，我也只得這樣說了。然而巡警還裝着非常遲疑的臉，暫時不回答，只是想，但終於開口道：

「那是，比行李，比什麼，都更要緊的是，第一，自然是捉住阿仙。因為就此放着，是不知道會做出什麼事來的。可是真糟，這麼晚的時候。」

「這實在很費神，但總要請勞一回駕。」

「自然，去是一定給你去一回的，但便是兩人去，因為對手是狂人呵。說不定會做出什麼事來呢。」

巡警非常之逡巡，任憑過了多少時，總不肯輕易說出一同去，我因此鄭重的彎了腰，懇願了許多回。這結果，竟澀澀的答應同去了，重復走進暗的裏面的屋裏去的巡警，便點起提燈來，脫下寢衣，換了制服。趁這時候，我便請他放進便門去，用那剩在鐵釜裏的溫水，這纔濡潤了早就乾到焦枯了一般的喉嚨。

於是兩人一先一後的走出帶些村氣的守望所去，巡警忽又站住了。

「兩個人固然也不礙，但另外多帶三四個少年去，一定愈加捉得快，就這麼辦罷。因為狂人這東西，是跑得飛快的。」

他獨自說着既非解釋也非商議的話，向着我那來路的反對方向走去了。我也默默的跟着走，不多時，巡警便走進一所大庫房後面的一間守夜的小屋去。這守夜的小屋，是鄰近各村中的少年們各盡義務的組織起來的。我在外面等，不多久，和裏面的人們絮絮的說了些話的巡警，便帶了四個少年出來了。少年的兩個，擎着提燈和細繩，列的兩個是擎着頗長的棍子。這就一共有六個人，我和巡警都纔有了元氣，使四個少年居中，我們分在兩旁。這樣子，六人作了一橫排，在夜的蘭山村的道路上，邁開快步，奔向先前的墳地去。

在途中，聽着大家交互的談話，對於剛纔，在墳地旁邊嚇了我的叫作阿仙的，那女人的身世，漸漸明白起來了。

阿仙者，便是可以稱爲「山間之孤驛」的，這村中的一家小糕餅店裏的媳婦。兩年以前，纔從離此大約三里左右的川下的村莊裏，嫁到這裏來，但剛做新婦，便因為男人的不規矩，很喫了許

多苦。加以男人的懶散和家計的艱難，又不斷的受着生活的憂慮。既這樣，自然和那住在一處的姑，也不合式起來了。這之間，去年的秋天可是懷了孕。倘若生了孩子，這便引轉男人，靜了心，同時和姑的關係，也就會變好罷。阿仙這麼想着，只管將那將來生下來的孩子當作靠山，什麼都熬着。於是到這六月裏，平安的生了男孩子了，然而男人對付阿仙的態度，却絲毫沒有改。不但沒有改而已，在臨產時候的前後，那男人和他結婚以前曾有來往的也是這村裏的女人，又有了各樣的新聞了。而這些事，又常常傳到在產褥上的阿仙的耳朵裏。一結婚，便和那女人乾乾淨淨分手，這是男人曾經堅誓的，而竟再出了新聞，這從由外村嫁來的阿仙看來，實在比嫖妓更有猛烈的苦痛。這時候，阿仙彷彿是決計百事再不管，專爲一個孩子活着自己的命似的。然而便是那孩子，也因爲營養壞，終於在這七日前死掉了。那結果，可憐的阿仙便在下葬這一夜裏，忽然發了狂。發狂之後的阿仙的態度，不但說不定什麼時候會自殺，而且每日許多次，無法可想的亂鬧。因了村醫的注意，終於造了房牢，監禁起來了。這到了正當首七的今夜，或者想到了要上孩子的墳了罷，便偷偷的破了欄檻，跑出來了。

大家走出村外時，月亮比先前又稍稍東下了。且走且看的經過了漲滿着如雨的蟲聲的大豆田，到了前回的谿谷的所在，那阿仙的陰森的聲音的絲縷，又和先前一樣，仍然在溪水上橫流。於是轉出一個不甚峻急的山巖去，墳地便在右手的眼前了。路的正前面，阿仙的上着的樹，也受了月光，見得漆黑而且碩大。阿仙的聲音不消說，便是阿仙的白色的形狀，也能在枝條間看得分明。六個人走到墳地邊，或者因為看見了三個排着的提燈的燈光了罷，在樹上的阿仙的形相，便如白色的影子一般，急急的溜下橫幹來，以為飄然的輕輕的站在崖上了，卻又直奔墳地中間去。「呵。跑了。趁沒有走進山裏去，捉住伊！」

有人這樣說，而大家都遵了接到崖間的小徑，紛紛的走向墳地了。這時阿仙的形相，卻如淡白的布或是什麼飄在風中似的，浴着月光，跳上了斜面。待到大家走到阿仙所走的寬約三尺的坂下的時候，那已經走了七成的白色的形相，卻忽地轉了左，在墓碑間往來。大約走了五六丈，又突然失了蹤影。

「躲了呵。喂，這回是說不定會從那裏出來，小心罷。」

巡警正這樣說，少年們已經紛紛散開，對着不見了阿仙的方向，各人隨意的穿過墓碑間，許多回曲曲折折的尋上去。我也跟在後面，竭力趕快的走。

不多時，大約大家已經走近了不見阿仙的地方的時候，從前面的排得寬約丈餘的一堆墳蔭裏，忽然站起一個淡白的形相來；並且發出野獸似的很有底力的呻吟，一面胡亂的抓了泥土往外摔。然而不知道爲什麼，全沒有想要逃走的情形。

「原來，逃進了自家的墳地裏了。大約怕被人搶去了死孩子罷。」

有誰說着這些話的時候，大家便漸漸的將阿仙據守着的墳地包圍起來。但阿仙毫不怕，無論是石，是泥，是木片，什麼都隨手的擲出來，待到知道自己完全被圍住了，便忽而坐在一角的地面上。而且將全力用在兩手上，不住的按地面，一面又如將捉住的餌食藏在腹下的豹一般，高聳的雙肩裏埋着緊縮的頭，翻了眼，鋒利的光溜溜的儘對大家看。顏色比先前更蒼白，頭髮是抓亂似的披着，而且無論臉上，無論唇上，臉的全部都不住的凜凜的發着抖。這是從這之間，正在夾雜着湧出恐怖和憎惡和憤怒來。暫時之間，大家簡直無從下手，單是這樣的默默的注視着阿仙的



模樣。

「阿呀，阿仙這東西，刨了孩子的墳了。看罷。泥土掘得這樣。」

因爲非常喫驚似的，巡警這樣的叫喊了，便望進墳地裏去，只見大約是送葬用的白燈籠和白旗，以及花朵和花筒，都和掘開的泥土散得滿地。此外則白木的冥屋和塔婆的斷片，也被摔出一般的飛散着。而且，阿仙蹲着的處所彷彿很低窪，膝髁的大部分是埋在泥土裏的。忽而阿仙像是得了機會似的，偷偷的拏過旁邊的一個碗來，立刻舀了眼前的泥土，飛快的塞到膝髁底下去，而其時也毫不大意，不絕的看着周圍，時時用了絮語一般的低聲，接連的說道：

「不行，不行，不行。」

然而倘有誰想畧畧走近，便發出盡力的叫喊，或者格格格的磨着雪白的露出的齒牙，顯了現就會撲過來，咬住喉嚨的態度。大家無法可想，又是暫時之間，任其自然的只是看。

其時有一個在阿仙背後的少年，趁機會跳過了低低排着的墓碯，突然從脅下插進臂膊去，向上一彎，便捺下阿仙的領頭，竭力的抱住了。一抱住，阿仙也同時站起來，驟然發了吐血一般的

大聲，哭着叫喊，而且拼命的掙扎。然而無論怎樣叫喊，怎樣掙扎，已經都無效。巡警當先，還有此外的三個少年，也都去幫忙，不管手上，腳上，身上，都密密的縛了細索子。

雖如此，也還要盡力掙扎的身體，好容易被三個少年協了力，前後提着運去了。於是巡警將提燈插在地面上，仔細的調查那掘開了的墳洞的周圍。

「啊呀，這是棺桶呵。蓋子全打破了。」

巡警這樣的絮說着，用靴尖一踢墓碣下的一個密柑箱一般的箱子，這却意外的輕，在土上滑開去了。其中不消說，不像有孩子的屍體。這時候，我忽而想，以先被那女人從樹上擲下來的沈重的東西，或者便是掘出了的孩子的屍體罷。這樣一想，劇烈的恐怖便突然盈涌上來，立刻覺得指尖和脚尖都慄慄的發了古怪的冷。然而接着看見那詳細的檢查着墳洞的底的巡警說：

「雖然掘了出來，却又就地埋了似的。很像這樣。」一面又用棍子的頭搗着洞底，我這纔能够畧噓一口氣。

那三個少年運了叫喊掙扎的女人，徑下那中間坂路去，暫時又順着崖上的小路走，此後便

由眼底下的道路，回到村莊裏去了。我和巡警和別一個少年，留在後面，去尋我那落掉的什物和陽傘，於是從中間的坂路，走到崖根，又畧向右，走下道路去，不多時便到了先前的大樹下。什物和陽傘，自然是毫無異狀的落在路旁的草窠中。我將這拾了起來，因為聽得巡警很怪的聲音說：

「啊呀，孩子的死屍！」

便不由的回過頭去，只見那女人曾經上去過的樹幹的幾乎直下的道路上，照在巡警的提燈裏，橫着一個烏黑的塊。走近一看，正是生得不久的嬰兒的死屍。既然很腐爛，又粘着許多泥，幾乎辨不出眼鼻。然而我先前被擲着的，却的確是這東西了。事情一經分明，我便覺得脊梁的兩邊，有什麼又冷又痛的東西，鋒利的爬上去。同時從脅肋向了胸脯，又是那照例的討厭的寒冷，剎時擴張開去了。我全身彷彿堅固的包着冰一般的東西，暫時不能動彈，單是默默的挺立着。

「總而言之，阿仙是將這擲了你了。背後沒有怎樣麼？」

少年這樣說，借了巡警的提燈，走到我的背後去。他即刻用了大聲，說道，「呀，髒得很呢！」我不由的將手伸到領頭，便有說不出是油是膿的東西，粘粘的沾滿了指上了。因此我又感到了劇烈

的戰慄。這之間，又覺得從地上的黑塊裏，漸次強烈的涌起閉氣似的可厭的臭味來。誰也不再說什麼話。只是佇立在漸漸淡下去的月光，和淺淺的流着的溪水聲和如雨的蟲聲中，三人都暫時沒有動。

我在這時候，彷彿就在眼前，分明的看見了被棄於男人死別了孩子的女人，可以活下去的希望全被奪盡了的女人的，對於人類對於運命的可怕的復讐心，很以為阿仙的心，實在是非常慘痛的了。而和這同時，對於那復讐心偶然選我做了對象的恐怖，却還不如對於這樣的虐待了阿仙的運命這一件東西的恐怖，尤為強烈的打動了我的心。

「這東西究竟怎麼辦纔好呢。」

過了許久纔開口的巡警的聲音，很帶些難於處置的模樣了。

## 三浦右衛門的最後

菊池 寬

是離駿河府不遠的村莊。是天正末年（一）酷烈的盛夏的一日。這樣的日子，早就接連了十多日了。在這炎天底下，在去這里四五町的那邊的街道上，從早晨起，就一班一班的接着走過了織田軍。個個流着汗。在那汗上，粘住了塵埃，黑的臉顯得更黑了。雖然是這樣擾亂的世間，而那些在田地裏拔野草踏水車的百姓們，却比較的見得沉靜。其一是因為彌望沒有一些可槍的農作物；即使織田軍怎樣卑汗，也必未便至於割取了恰纔開花的禾稼，所以覺得安心。其二，是見慣了紛亂，已經如英國的商人們一般，悟通了 *business as usual*（買賣照常），寂然無動於中了。

府中的邸宅已經陷落的風說，是日中時候傳播起來的，因為在白天，所以不能分明聽出什麼，但也聽得吶喊，略望見放火的烟。百姓們心裏想，府邸是亡了，便如蓋在自己屋上的大樹一旦倒掉似的，覺到一種響亮的心情，但不知怎樣的又彷彿有些留戀。然而大家都料定，無論是換了

織田或換了武田，大約總不會有氏康的那樣苛斂，所以對於今川氏盛衰的事，實在遠不及田裏毛豆的成色的關心。那田裏有一條三尺闊狹的路，沿這路流着一道小溝，溝底滿是汙泥，在炎暑中，時常沸沸的湧出泡沫。有泥鱸，有蝶螈，裸體的小孩子五六個成了羣，喳喳的嚷着。那是用草做了圈套，釣着蝶螈的。不美觀的紅色的小動物一個一個的釣出溝外來，便被摔在泥地上。摔一回，身子的掙扎便弱一點，到後來，便是怎樣用力的摔，也毫沒有動彈了。於是又拔了新的草，來做新的圈，孩子們的周圍，將紅肚子橫在白灰似的泥土上的醜陋的小動物的死屍，許多匹許多匹的躺着。

有儼然的聲音道，「高天神城是怎麼去的？」孩子們都顯出張惶的相貌，看着這聲音的主人。那是一個十七歲左右的少年。在平分的前髮下，閃看美麗的眼睛，丈夫之中有些女子氣，威武氣之中有些狡猾氣，身上是白絹的襯衣罩着綾子的單衫，那模樣就說明他是一個有國諸侯的近侍。再一看，足上的白襪，被塵埃染成灰色了。因為除下了裹腿而露出的右腓上，帶一條徑寸的傷痕，流着血。

「高天神城是怎樣麼去的？請指教。」少年有些心焦了，重複的說。然而孩子們都茫然。這時的孩子們，是還沒有因為義務教育之類而早熟的，所以誰也不能明白的說話；倘若不知道，本來只要說不知道就是了，然而便是這也很不能夠說。都茫然，少年連問了三回，其中一個年紀最大的孩子纔開口，說道：

「天神老爺？」聽到這聲音，少年立刻覺得便是暫時駐足問路的事，也很不值得了，於是向孩子們罵一聲「昏蟲」，抽身便要走。不湊巧一個孩子却又蒼皇的塞了少年的路，少年就踢了他。這孩子便踉踉跟跟的傾跌過去，坐在溝裏面；哇的哭了。似乎並不怎樣痛，又是裸體，也不會髒了衣服，原不必這樣號咷的大哭，然而頗號咷大哭了。孩子們都憤然了。這時的孩子們，是與一切野蠻人的通性全一樣，怯於言而勇於行的。一到爭鬧，勢派便不同，蝎子似的直撲那少年。少年也一作勢，要拔出腰間的刀來。這意志，當這時候，原是很適當的，然而竟不能實現。因為一個孩子猛然跳向前，將那捏着刀柄的少年的手，下死勁咬住了。別的孩子們也各各攻擊他合宜的部位，少年便全不費力的被拖倒在這地方。孩子們都很得意，有如顛覆了專制者的革命黨。

少年掙扎着想逃走。然而孩子們的數目，將近十人，而且都是有機的活動着的，所以毫沒有法子想。

「給他喫蠓蠓，」一個孩子說出意見來；孩子們都嘻的交換了合着惡意的笑臉。但有一個老人來到這里，少年便沒有喫蠓蠓的必要了。一看見這老人，孩子們都異口同聲的告狀，說是「踢了安阿彌哩。」老人只一瞥，便知道這少年是今川的逃亡人。對於現在的今川氏，固然不能沒有恨，但對於先代的仁政的感謝，又總在什麼處所還有留遺，而况既爲美少年，又是逃亡人呢。老人便自然同情於落在孩子掌中的這少年，突然叱責了那些孩子了。這是和凡是自己的孩子，一與他人開了交涉的時候，即不問是非直曲，便將孩子叱責一頓的現在的父母們所取的手段，是一樣的。少年顯了羞愧和氣忿的相貌，站起來了。這時候，孩子們怕報讎，都聚在五六丈以外的圓葉柳樹下，準備着逃走；但却另換了村裏的年青人五六個，圍住這少年。站在最先頭，眼睛灼灼的看着少年的，名叫彌總次，是一個專門弋獲逃亡人的漢子。這漢子一聽得有戰事，一定從本村或鄰村裏覓了夥伴，出去趁着混亂，槍些東西，或者給逃亡人長槍喫。這回本也要去的，無奈一月以



前受了傷，還沒有好，至今左手還絡着哩。他在早一刻，已經估計了這少年橫在腰間的東西。那是金裝的極好的物品。他到現在為止，雖然偷過二三百柄刀，但單是裝飾便值銀錢三四十枚的奇貨，却從來沒有見過。

少年不知道這樣搗亂的人物就在面前。從他眼睛裏淌下幾滴悲恨的眼淚，聲音發了抖，說出一句致命的獨白來：

「竟使府裏的三浦右衛門着了道兒了。」

「你便是右衛門麼！」在那里的人們一齊張口說。他是這樣的馳名。世間都說他是今川氏的癱疽；說氏康的毫奢游蕩的中心就是他；說比義元的時候增加了兩三倍的誅求，也全因為他的緣故；說義元恩顧的忠臣接連的斥退了，也全因為他的緣故。今川氏的有心的人們，都詛咒他的名字。他的壞名聲，是駿河一國的角落裏也統流傳。沒有聽到這壞名聲的，恐怕只有他自己了。其實是右衛門本沒有什麼罪惡，只是右衛門的寵幸和今川氏的頹廢，恰在同時，所以簡單的世人便以為其間有着因果關係的了。他其實不過一個孩子氣的少年；當他十三歲時，從寄寓在京都

西洞院的父母的手裏，交給今川家做了小近侍，從此只順着主人和周圍的支使，受動的甘受着，照了自己的意志的事，是一件也沒有做的。但是氏康對於他的寵幸，太到了極端，因此便見得他是巧巧的操縱着主人似了。

彌總次一聽到右衛門的名字，心裏想，這等候着的好機會已經到了。料來無端的劫奪，旁人是不能答應的，所以先前沒有敢動手。他忽而大發其怒，罵道，「倘是右衛門，爲甚麼不殉難？」右衛門聽到這話，便失了色，他委實是捨了主人逃走的；遁出府邸走了二三里，望見追趕他們的織田軍的鏖兜，在四五町之後的街上發光的時候，他除了恐怖心之外，再沒有別的思想了。他騎馬是不熟手的，早就跟不上同伴，一想到倘被敵人趕上，最先給結果了的一定是自己，便覺得敵人的槍尖似乎已經刺透了背脊，不像是活着的心情了。他遲疑了幾回，待到騎進左方的樹林裏，便下了馬，只是胡亂的跑。因爲他有這一點隱情，所以開不得口。

「剝下衣裳來示衆罷！」彌總次怒吼說，這雖然是一個不通的結論，但在戰國時代，則這般的說法，却還要算是講理的了。於是三四個村壯，都奔向右衛門去。被孩子尚且拖倒，現在便自然更

容易免一般的剝了皮。他的美豔的肉體，在六月的太陽底下，潔白到似乎立刻要變色。

「倘是右衛門，殺却也可以！」彌總次怒吼說。那時候，強者殺却弱者，是當然的事情。

「給百姓喫苦的便是這東西，絞一回！」彌總次說。一個村壯便扼住了倒在泥土裏的右衛門的嗓子。右衛門很喫苦，大咳起來。這時老人又來攔阻了，說道：

「還不至於要他性命哩，饒了他罷。」村壯也沒有什麼不謂然；彌總次却上前一步，抬起右腳，擱在右衛門的肩頭說：

「說來要命，單是饒了命罷。不說，便不饒！」年青的村人們，以為即使怎樣的穉弱，也應該吐一句武士相當的捨身的口吻了。然而右衛門低聲說：

「要命，單是饒了命罷。」

「叩頭還欠低！」彌總次大聲說。

右衛門低下頭去，幾乎觸到泥土上。先前又已聚集了的孩子們都笑了。

「去，快滾罷！」被兩三人推搡着，右衛門跄跄跟跟的站起身來，哭腫着美麗的臉，身上只穿着

一條贖鼻禪，在夕陽之下，蹣跚的向西走去了。那些老百姓們，都嗤笑這怯弱者。

右衛門的到高天神城，是第二日的晚間了。城將天野刑部，三年前在今川氏爲質的時候，右衛門曾經給他許多回的好意。那時候，刑部是兩手抵了地，說這恩惠是沒齒不忘的。右衛門信了這話，所以遠遠地投奔高天神城來。他到城的時候，自然已經不是裸體了；不知道他受了誰的幫助，雖然是粗惡的，卻已穿着衣服。刑部一見這佳客的到來，彷彿起了多少興味似的。況且，氏康的生死還未分明，倘使北條和武田都和氏康協了力，則克復駿河一國是十分容易的事。他想：倘如此，則於救了氏康寵臣的自己的位置，就該頗爲有利的了。右衛門也能說普通的人們所說的謊。他用了巧妙的措辭，先敘述他在亂軍之中和主人散失的不幸，以至因爲要掩人耳目，所以自己拋去了東西。刑部對於這些也沒有起疑的材料，便招在一間房子裏，按照一到萬一的時機不至於會被抱怨的程度，款待起來。

刑部是介在織田和今川之間的，也如歐洲戰爭中的希臘一般，乖巧的辦得各不加入那一

面。他既然養着三浦右衛門，却又另去探聽氏康的消息。於是便知道氏康遭了織田軍的窮追，已經切腹（二）而死的事。這報告中還添着一段插話，說氏康之寵幸於一身的三浦右衛門，當府中陷落這一日，早就棄了主君逃走了。一得到這報告，刑部所想到的政策，却是頗爲常識的，就是斬右衛門頭，獻於識田氏，以明自己之無二心，他想，要殺右衛門，只要說是背主忘恩之罰，作爲口實就是了。

右衛門忽然被綁上了。那時代，只要有綁人的力，是無須乎理由的。右衛門被牽到刑部的面前。刑部也如戰爭初起時候的歐洲文明國一般，暫借了正義來說：

「右衛門！你還記得背棄了府邸麼？要砍下不忠不義者的頭來，獻向府邸去。」

這樣冠冕的理由，在戰國時代的殺人，是一件希有的事。然而無論含着幾多的理由，被殺者的苦痛總一樣。有理由的被殺，有時候或反比無端的被殺更苦痛。總之右衛門是不願意被殺的，他很利害的發抖了，兩三日以前幾乎被村人所殺的時候，那些人雖然也曾加一點恫嚇，但今日

（註二） 用刀橫剖腹部的自殺。

的宣言却真實而帶着確乎的現實性了。他無論怎樣想，對於死總覺得嫌惡。他的過去的生活，是充滿了安逸與歡娛。他以為再沒有別的地方，能比這世上更有趣了。他全身嫌惡死。當刑部說出「總一郎拏刀」的時候，他放聲啼哭起來了。

「右衛門要命麼？」刑部嘲笑的說。

思索這一句答話的必要，在他是無須的。因為早就受了彌總次的教了。

「要命的，單是饒了命罷。」他說。刑部的家將們，看見人類中有這樣貪生的東西，都意外的詫異。奮然而死的事，在他們算是一種觀瞻；所以從幼小時候起，便如飛行家研究奇技一般，專研究着使別人喫驚的死方法。這時的武士道的問題，是只在怎樣便可以輕輕的送命這一點。在他們，凡有生命以外的東西，是什麼都貴重的；只有這生命，是無論和什麼去交換，都在所不惜的。所以右衛門的哀訴，從他們看來實在是奇蹟。他們一齊失笑了。刑部便想再來嘲笑一回看，說道：

「右衛門要命麼？倘要，便兩手抵了地，說道要。」衆人都想，既然是武士，未必會受了這樣的侮辱還要命。然而想的却錯了。右衛門淌着眼淚，兩手抵地說：

「要命呵。」於是又引起了主從的嘲弄的笑聲。刑部的心裏，聽了右衛門的哀訴，又生出再加以玩弄的惡魔的心來。

「既然這樣的要命，饒了也罷。只是不能就饒。得用一隻手來兌命。倘願意，便饒你的。」他說。劊手走近右衛門，說道：

「聽到了大人的吩咐沒有願意麼？回答罷！」右衛門不開口，動一動縛着的左手。

「那就砍左手！」刑部說。劊手的刀只一閃，右衛門的手，便如在鈴之森的舞臺上，被權八砍掉的雲助的手一般，切下來了。

「一隻手也還要命麼？」刑部重復訊問說。右衛門將可怕的苦悶顯在臉上，點一點頭。刑部主從又笑了。刑部又開口說：

「一隻手也太便宜了，砍下兩手來，便饒罷。」右衛門似乎懂得這話的意思了。劊手問他說：「願意麼？」右衛門畧畧點頭；劊手再揚聲，他的右手，便帶着血漿，飛向二丈遠的那邊了。

右衛門這模樣，從我們看來，覺得頗也殘酷了，但在戰國時代，見了只這樣的光景便生憐憫。

的人，却並無只一個。刑部又大聲說：

「便是兩手也還太便宜哩。要右腳。砍下右腳來，便單給饒了命罷。」

活土偶似的坐在血泊中的右衛門的臉，雖然全蒼白了，却還是不住的哭。然而緊張了的神經，大抵是懂了刑部的話了。他斷續的說道：

「單是饒了命罷。」

刑部主從又發了哄堂的嗤笑，侮辱了這人的崇高而且至純的欲求。劊手伸出左手，抬起右衛門的身體，便削下他的右腳來；刀鋒太進了，又截斷了左脚的一半。

「右衛門，這樣了也還要命麼？」刑部說。但右衛門似乎已經無所聞了，劊手將嘴湊近他的耳邊，說道：

「要命麼？」右衛門翕翕的動着嘴。其時刑部使了一個眼色；劊手便第四次舉起鋼刀，咄的砍下頭顱來。這頭顱在沙上輾轉的滾了二三尺，在停住的地方翕翕的動着嘴。倘使沒有離了肺臟，還說道「單是饒了命罷」是無疑的了。



一讀戰國時代的文獻，攻城野戰的英雄有如雲，揮十八貫（三）鐵棒如芋梗的勇士，生拔敵將的頭的豪傑，是數見不鮮的，但常 Miss（覺得有缺少）於「像人樣的人」的我，却待到讀了淺井了意的犬張子（四），知道了「三浦右衛門的最後」的時候，這纔禁不得 “Here is also a man”（這裏也有一個人）之感了。

（註三） 一貫約中國六斤四兩。

（註四） 本是玩具的名字，著者取爲誌怪的書名，元祿四年（一六九一）年印行。

## 復讐的話

菊池 寬

鈴木八彌當十七歲之春，爲要報父親的夙讎，離了故鄉讚州的丸龜了。

直到本年的正月爲止，八彌是全不知道自己有着父親的讎人的。自己未生以前便喪了父，這事固然是八彌少年時代以來的淡淡的悲哀，但那父親是落在人手裏，並非善終這一節，卻直到這年的正月間，八彌加了元服爲止，是全然沒有知道的。

元服的儀式一完畢，母親便叫八彌到膝下去，告訴他父親彌門死在同藩的前川孫兵衛手裏的始末，教八彌立了復讎的誓詞。八彌看見母親的通紅的眼；而且明白了自己的身上是負着重大的責任了。

從九歲時候起，便伴着小侯，做了將近十年的小近侍的八彌，這時還是一個不知世事的稚氣的孩子。況且中了較大一歲的小侯的意，幾乎成了友人，他一無拘忌，和小侯比較破魔弓的紅心，做雙陸的對手，驅鳥獵和遠道騎馬，也都一同去。至於和小侯共了席，聽那藩中的文學老儒的

講義，坐得兩脚麻痺之後，大家抱腹相笑的時候，那就連主從關係也全然消滅了。八彌住在姓城中的一個大家族裏；他是比較的幸福，而且舒服的。直到十七歲加了元服時，這纔被授與了一件應該去殺却一個特定的人的，又困難又緊張的事業。

寬文年號還不甚久的或一年的三月間，八彌穿起不慣的草鞋來，上了復讐的道了。在多度津的港裏作爲埠頭的金比羅船，將八彌充了坐客的數，就那吹拂着瀨戶內海的春風張了滿帆，直向大阪外，溜也似的在海上走去了。

他靠着船的帆檣，背着小侯所賜的天正祐定的單刀，一個人蹲着。漸漸的離了陸地，他的心中的激動也就漸漸的平穩起來，連母親的嚴重的訓戒，小侯的激勵的言語，那效果也都夢一般的變了微漠，在他心裏，只剩了繼激昂之後而起的倦怠和淡淡的哀愁。他對於那與自己絕不相干的生前的事故，也支配着自己的生涯這一件事實，不能不痛切的感到了。他在先前，其實並沒

有很想著父親的事。因為他的母親既竭力的不使他覺得無父的悲哀，又竭力的在他聽覺裏避去「父親」這詞句，而且他自從服侍小侯以後，幾乎感不到對於父親的要求。因為他的生活是既幸福，又豐裕的。然而一到十七，卻於瞬息中，應該對於先前不很想到的父親有人子之愛，又對於先前毫不知道的前川誰某有作為敵人的大憎惡了。這是他的教養和周圍，教給他對於父母的讎人須有十分的敵意的。

八彌曾經各樣的想像那敵人的臉。因為他的母親是不甚知道這敵人前川的。前川和八彌的父親，本來是無二的好朋友，但是結婚未久的新家庭，前川不敢草率，便少有來訪的事了。

於是八彌不得不訪問些知道前川的人，探問他的容貌去。懇切的人們便各樣的絞出十七八年前的記憶來，想滿八彌的意。然而這些人們所描的印象，無論怎樣綴合，八彌也終於想不定讎敵的形容。於是八彌沒有法，只好從小侯的藏書中，取了藩中畫師所畫的曾我物語裏的工藤的臉作為基本，再加一些修改，由此想像出敵人的臉相來。他竭力的從可惡這一面想；因為他以為覺得可惡，就容易催起殺却的精神。但那臉相的唯一的特徵，卻只知道右臉上有一顆的黑痣。

船舶暫時循着讚岐的海岸走，但到高松港一停之後，便指了浪華一直駛去了。

敵人有怎樣強，八彌是不知道。但他從幼小時候以來，便謹守着母親的「修鍊武藝，比什麼都緊要」的教訓，於劍法一端，是久已專心致志的。他那輕捷而大膽的刀路，藩中的導師早就稱揚。八彌的母親教他負了復讐的事情，也就因為得了這導師的保證。

他對於復讐這一件事，也夾着些許的不安，但大體却覺得在絢爛的前途中，彷彿正有着勇猛的事，美善的事。所謂復讐，固不測有怎樣的難，然而這是顯赫的不枉爲人的事業，却以爲是確鑿的。他的心，也很使自己的事務起了狂熱了。

一到安治川，他歇在船寓裏，再出去一看浪華的街。所有繁華的市街，他都用了搜求讎敵的心情看着走。

大約一月之後到了京都的八彌，便歷訪京都的宏麗的寺院；走過了室町和烏丸通這些繁華的市街；每天好幾回，經過那橫在鴨川上面的四條五條三條橋，聽得擬聲遊戲的笛音和大鼓。然而京都的名勝古蹟處，並沒有敵人。沒有敵人的祇園和島原和四條中島，從他看來，都不過是

乾燥無味的處所罷了。

他從京都動身，是初夏的一日裏。捨了正在鮮活的新綠的清晨中的京都，他向江戶去了。

從京都經過大津，在瀨田的橋邊，他因為要午餐，尋到了一個茶店。到正午本來還略早，但他覺得有些口乾，所以想要歇息了。他喫些這有名的小魚。不管那茶店使女含着愛嬌的交談，他只是交了臂膊，暗忖着怎樣纔可以發見他的讎敵。忽而聽到什麼地方有和自己一樣的帶些讚岐口音的說話了。他早就感到了輕度的興奮，便向聲音這方面看。這是從正對琵琶湖的隔離的屋子裏出來的。照說話的口吻，總該是武士。讚岐口音的武士，這正是他正在搜尋的敵人的一个要件。他不由的將放在旁邊的祜定的單刀拉近身邊了。這其間，那武士罵着使女，莽撞的從離開的屋子來到店面裏。已頗醜陋的武士用了泥醉者所特有的奇妙的步法，向着門外走，一面又忽然和八彌打了一個照面。武士的心裏，便湧起輕微的惡意來。

「看起來，還是年青的武士，大約是初出門哩。哈哈……」他嘲笑八彌似的笑了。八彌憤然了。揚起那美秀的眼睛，不轉瞬的看着對手。

八彌不能不憎惡這武士了。顴骨異常之高；那鼻子，也如猶太人一般，在中途突出鼻梁來；而且那藏着惡意的眼色，尤其足夠喚起八彌的嫌惡的心情。他想，自己的敵人也是這樣的男子纔好；他又想，倒不如這人便是前川孫兵衛就更好了。其實從口音上，已經很可疑。他用冷靜的意志來鎮定了激昂，他想試探這武士看。

「實在是。初出門，總有些不便可。」他馴良的回答說。

「一看那肩上帶着木刀，該是武者修業罷，哈哈……也能使麼？」他對於羸弱的八彌，要大加嘲弄的意志，已經很分明了。

八彌因為要知道對手的生平，格外忍了氣。

「很冒昧，看足下像是讚岐的人……」八彌淡然的問。

「誠然是生駒浪人呵，因為殺人，出了國的。雖然是有着讎敵的身子，腦袋却還連在頸子上，即使有父母之仇，目下的武士倒也彷彿很安閑哩。這真是天下太平的世界了。哈哈……」他漏出侮辱一切有着讎敵的人們的嘲笑來。八彌想，若是生駒浪人，則也許便是自己的讎敵，用着

這樣的假名字。但對於出去復讎的人們的侮辱，却更其激動了他的心了。要將作爲一種手段的沉靜，更加繼續下去，則八彌還是太年少。他看定對手，雙眸爛然的發了光。

「哈，臉色變了，看來你也有讎人罷，哈哈……用那細臂膊，莫說敵人，也未見得能砍一條狗。」一面說，武士在自己任意的極口的痛罵裏，覺着快感似的，又大聲哈哈的笑。

八彌已經不能忍了。他忘却了有着敵人的緊要的身體了。這男子，並不是自己的仇讎的孫兵衛，那是只一看頰上沒有痣，早就知道了的，然而還缺乏於感情的節制的他，卻不能使怒得發抖的心，歸到冷靜裏去了。他左手拏了刀，柱起來叫喊說：

「哪，怎麼說！一條狗能砍不能砍，那麼，請教罷。」他的聲音上，微微的帶些抖。

那武士以爲八彌的戰慄因爲恐怖，便愈加嗤笑了。

「有趣！領教罷。」他不以爲意的答了話，一面從茶店裏，蹣跚跟跟的走到大路的中央。將那長的不虛發的佩刀，叫一聲咄，便出了鞘。

好個八彌，居然很沈靜。在簷下卸了背上的行囊，縛好了草鞋的紐，濡濕了祐定的刀的柄上



的釘，就此亮着，走向敵手了。

那武士，最初是以微笑迎敵的，但八彌砍進一刀去的時候，那武士分明就狼狽了。他喫驚于這少年的刀風的太銳利。他後悔自己的孟浪了。而這樣的氣餒的自覺，又更使這武士陷入不利的地位去。他漸漸被八彌占了上風，窮追到瀨田的橋的欄邊，已經沒有後退的餘地了。感到了性命危急的他，聳起身來，想跳過欄干，逃到河裏去；但實行了他的意志的，却只有他的頭顱。因爲乘着要跳的空，八彌便給了從旁的一劈。

八彌完結了這殺人的事，回到故我的時候，他便已後悔起來。而對於敵人已想逃入水中，還要窮追落手的血氣，尤其後悔了。但遠遠的立着旁觀的人們却都來祝八彌的成功。其中幾個懷着好意的人還來幫八彌結束，勸他乘村吏未到，事情還未糾纏之前，先離開了這處所。

八彌離開了瀨田橋，走到草津的時候，最初的悔恨早經消失了。他很詫異殺人有這樣的容易。他覺得先前以爲重負的復讐，忽而彷彿是一件傳奇的冒險了。因爲覺得不過是上山打獵，追趕野豬似的，血腥的略帶些危險的冒險。而且他對於自己的手段，也因此得了自信。他湧起燦爛

的野心來，以為在路上再加修鍊，則無論怎樣的強敵，也可以唾手而得的了。他於是比先前更狂熱於復讎，指着江戶，強烈的走着東海道的往來的土地。

然而復讎的事，却並非如八彌最先所想像的燦爛的事情；這是一件極要忍耐的勞作。在這年的盛夏裏，上了江戶的他，一直到年底，留在江戶，訪求敵人的蹤迹，但都不過是空虛的努力。第二年，下了中仙道到大阪，遠眺着故鄉的山，試進了山陽道向長州去。然而這些行旅，也只是等於追逐幻景的徒勞。第三年的春天，他連日在北陸的驛路中，結他客枕的夜夢，但到處竟不見一個可以疑是讐敵的人。他在仙臺的青葉城下迎了二十歲的春季，已經是第四年了。他也常常記起故鄉，想趕急報了讐，早得了歸鄉的歡喜。他看那殺却敵手，已沒有些許的不安。四年間的巡行修業，早使他本領達了名人之域了。況且在冒險的旅行中，也有過許多斬夜盜殺山賊的事迹。他覺得無論敵人如何強，幫手怎樣多，要取那目的的敵人，只是易於反掌的事罷了。

在具備了殺敵的資格的他，雖然想，願早顯了體面的行動，達到他的本懷，但有着唯一的問題，便是與那仇讎的邂逅。

二十一歲的春天的開頭。八彌想從中仙道入信越，便離開江戶，在上洲間庭的樋口的道場裏，勾留了四五天，於是進了前橋的酒井侍從的城下。報讐的費用，是受着本藩的充足的供給的，所以他大抵宿在較好的客寓裏。這一夜，也寓在魯本陣上野屋太兵衛的家中。

晚飯之後，他寫了習慣了的旅行日記，然後照例是就寢。他剛要就寢，擱下日記的筆來，向着廊下的格子門推開了。回頭去看，俯伏在那里的是一個按摩。

「貴客要按摩麼？」他一面說，一面又低了頭。這一天，八彌在樋口的道場裏，和門人們交了幾十回手，他的肩膀頗覺重滯了。

「阿阿，按摩麼，來得正好，教揉一揉罷。」八彌說。盲人將他非常憔悴的身子，靜靜的近了八彌，慢慢的給他揉肩膀。指尖雖沒有什麼力，但他却很知道揉着要點的。而且這按摩，又和在各處客寓裏所見的不相同，沈默得很特別。在主客的沈默中，盲人逐漸的揉得入神了。八彌有些想睡覺，因為祛睡，便和這盲人談起話來。

「你很像中年盲目似的。」

「誠然，三十三歲失明的。因為感覺鈍，什麼都不方便哩。」他用了分明的聲音，極低的回答。八彌一聽這，對於盲人的口音覺得詫異了。

「你的本籍是那里呢？」八彌的聲音有些凜然了。

「是四國。」

「四國的那里？」

「是讚岐。」

「高松領麼，丸龜領麼？」八彌焦急起來了。

「丸龜領。」

「百姓，還是商人呢？」

「提起來慚愧煞人，本來也還是武士哩。」盲人在他的話裏，閃出幾分生來帶着的威嚴來。

「是武士，那便是京極府的浪人了。」一面說，八彌仰起頭，看定了盲人的臉。雖然是行燈的光，但在盲人的青蒼的臉上，却清清楚楚的看見了讐敵唯一的目標的黑痣。

八彌伸出右手，攥住了盲人的手腕。

「你不叫前川孫兵衛麼？怎的。」他說；用力一拉，盲人毫沒有什麼抵抗，蹣跚踉蹌的跌倒了。

「怎麼，你不叫前川孫兵衛麼，是罷？」他又焦急起來。

盲人當初有些喫驚，但也就歸于冷靜了。

「慚愧，你說的是對的。那麼，你呢？」他的聲音絲毫沒有亂。

「招得好。我是，死在你手裏的鈴木彌門的獨子，名叫八彌。覺悟罷，已經逃不脫了！」

盲人很驚駭；他暫時茫然了。在那灰色的無所見的眼睛裏，分明可以見得動着強烈的感情。但是那喫驚，又似乎並不在自己切身的危險。

「怎麼怎麼，彌門君卻有一個兒子麼？那麼，那時候，八重夫人是正在懷孕的了……既這樣，你今年該是二十一歲了罷……要對我來復讐，我知道了。正是漂泊的途中，失了明，厭倦了性命的時候。我也居然要放臨死的花了。」盲人斷斷續續的說出話來，臨末又添了淒涼的一笑。他那全盤的言語裏，覺得瀰滿着懷舊的心緒，以及平穩的謙虛的感情。

八彌一切都出了意外。他願意自己的敵手，是一個瀨田橋畔所遇到一般的剛愎驕傲的武士的。願意是一個只要看見這人，那憎惡與敵愾便充滿了心中的武士。然而此刻在眼前訪得的讐敵，却是一個半死的盲人。他不由的覺着非常之失望了。況且這盲人說到八彌父母的名字時，聲音中藏着無限的懷念。他從來沒有聽到過稱他父親的名字時候，有人用了這樣眷念的聲音。八彌對着讐敵，被襲于自己全未豫料的感情，沒有法，只是續着沈默。於是盲人又接下去說：

「死在彌門君的遺體的你手裏，也就沒有遺憾了。然而，在這里，却怕這照顧我多年的旅店要受窘；很勞駕，利根川的平野便在近旁，我就來引導罷。請，結束起來。」

盲人很穩靜。八彌彷彿發了病似的，茫然的整了裝束，茫然的跟着盲人。寓中的人們都抱着奇妙的好奇心，默送這兩人的出去。到街上，兩人暫時都無言。走了幾步，盲人問訊道：

「冒昧得很，敢問令母上康健麼？」

「平安的。」八彌回答說，那聲音已不像先前一般嚴峻了。

「彌門君和我，是世間所謂竹馬的朋友。什麼事都契合，真好到影之與形一樣的，然而時會

招魔罷，而且那一夜，我們兩人都酩酊了。有了那一件錯失之後，我本想便在那地方自己割了腹，但因爲家母的勸阻，只好去國了，這實在是我的一生的失策。直到現在，二十一年中，無一夜不苦于殺了彌門君的悔恨。彌門君沒有後，以爲復讐是一定無人的了，誰知道竟遇到你，給我可以消滅罪愆，那里還有此上的欣喜呢……身爲武士，却靠着商人們的情來度日，原也不是本懷……這笛子也就無用了。」他說着，將習慣上擎在右手帶來的笛子拋在空地裏。

八彌在先前，便努力的要提起對於這盲人的敵愾心來，但覺得這在心底裏，什麼時候都崩潰了。他也將那轉輾的遇着殺父之仇却柔軟了的自己的心，訶斥了許多回。然而在他，總不能發生要絕滅這盲人的存在的意志。他想起自己先前在各樣景況之下，殺人有那樣的容易，倒反覺得奇怪了。

盲人當未到河畔數町的時候，說些八彌的父親的事情。他似乎在將死時，懷着青年時代的回想。八彌從這盲人的口裏，這纔知道了父親的分明的性格，覺得湧出新的眷慕來。但對於亡父懷着新的眷慕，却決不就變了對於盲人的惡意。而且盲人最後說，不能一見八彌，這是深爲遺憾

的。

於是在這異樣的同伴之前，現出月光照着的利根川的平野來了。盲人又拋下了他的杖，並且說：

「八彌君，很冒昧，請借給你的添刀罷。我輩也是武士，拱手聽殺，是不肯的。」他借了八彌的添刀，擺出接戰的身段。這只是對於八彌的好意的虛勢，是明明白白的。

八彌只在心裏想，殺一個後悔着他的過失，自己也否定了自身的生存的人，這算是什麼復讐呢，他想。

「八彌君膽怯了麼？請，交手罷！」

盲人大聲的叫喊，這叫喊在清夜的河原上，傳開了哀慘的聲音。八彌是交叉着兩腕沈在思想裏了。

第二天的早晨，河原附近的人們在這裡看見了一個死屍。然而這是盲人孫兵衛的屍體，卻



到後來纔知道，因爲那死屍是沒有頭的。而且那死屍，肚子上有一條挺直的傷，又似乎是本人的自殺。

八彌提着敵人的首級還鄉了。而且還得了百石的增秩。但因爲他在什麼地方報讎，在什麼時候報讎，沒有說明白，所以竟有了敵人的首級是假首級的謠言。甚而至于毀謗他是不能報讎的膽怯者。不知是就爲此，或者爲了別事，他不久便成爲浪人了。延寶年間，江戶的四谷坂町有一個稱爲鈴木若狹的劍客，全府裏都震服於他的勇名。有人說，這就是八彌的假名字。

# 鼻子

芥川 龍之介

一說起禪智內供的鼻子，池尾地方是沒一個不知道的。長有五六寸，從上唇的上面直拖到下頰的下面去。形狀是從頂到底，一樣的粗細。簡捷說，便是一條細長的香腸似的東西，在臉中央拖着罷了。

五十多歲的內供是從還做沙彌的往昔以來，一直到陞了內道場供奉的現在為止，心底裏始終苦着這鼻子。這也不單因為自己是應該一心渴仰着將來的淨土的和尙，於鼻子的煩惱，不很相宜；其實倒在不願意有人知道他介意於鼻子的事。內供在平時的談話裏，也最怕說出鼻子這一句話來。

內供之所以煩膩那鼻子的理由。大概有二——其一，因為鼻子之長，在實際上很不便。第一是吃飯時候，獨自不能吃。倘若獨自吃時，鼻子便達到盤裏的飯上面去了。於是內供叫一個弟子坐在正對面，當吃飯時，使他用一條廣一寸長二尺的木板，掀起鼻子來。但是這樣的吃飯法，在能

掀的弟子和所掀的內供，都不是容易的事。有一回，替代這弟子中童子打了一個噴嚏，因而手一抖，那鼻子便落到粥裏去了的故事，那時是連京都都傳遍的。——然而這事，却還不是內供之所以以鼻子爲苦的重大的理由。內供之所以爲苦者，其實却在乎因這鼻子而傷了自尊心這一點。

池尾的百姓們，替有着這樣鼻子的內供設想，說內供幸而是出家人；因爲都以爲這樣的鼻子，是沒有女人肯嫁的。其中甚而至於還有這樣的批評，說是正因爲這樣鼻子，所以纔來做和尚。然而內供自己，却並不覺得做了和尚，便減了幾分鼻子的煩惱去。內供的自尊心，較之爲娶妻這類結果的事實所左右的東西，微妙得多了。因此內供在積極的和消極的兩方面，要將這自尊心的毀損恢復過來。

第一，內供所苦心經營的，是想將這長鼻子使人看得比實際較短的方法。每當沒有人的時候，對了鏡，用各種的角度照着臉，熱心的揣摩。不知怎麼一來，覺得單變換了臉的位置，是沒有把握的了，於是常常用手托了頰，或者用指押了頤，堅忍不拔的看鏡。但看見鼻子較短到自己滿意的程度的事，是從來沒有的。內供際此，便將鏡收在箱子裏，嘆一口氣，勉勉強強的又向那先前的

經几上嗔觀世音經去。

而且內供又始終留心着別人的鼻子。池尾的寺，本來是常有僧供和講論的伽藍。寺裏面，僧坊建到沒有空隙；浴室裏是寺僧每日燒着水的。所以在此出入的僧俗之類也很多。內供便堅忍的物色着這類人們的臉。因為想發見一個和自己一樣的鼻子，來安安自己的心。所以烏的絹衣，白的單衫，都不進內供的眼裏去；而况橙黃的帽子，壞色的僧衣，更是生平見慣，雖有若無了。內供不看人，只看鼻子，——然而竹節鼻雖然還有，却尋不出內供一樣的鼻子來。愈是尋不出，內供的心便漸漸的愈加不快了。內供和人說話時候，無意中扯起那拖下的鼻端來一看，立刻不稱年紀的臉紅起來，便正是爲這不快所動的緣故。

到最後，內供竟想在內典外典裏尋出一個和自己一樣的鼻子的人物，來寬解幾分自己的心。然而無論什麼經典上，都不說目犍連和舍利弗的鼻子是長的。龍樹和馬鳴，自然也只是鼻子平常的苦薩。內供聽人講些震旦的事情，帶出了蜀漢的劉玄德的長耳來，便想道，假使是鼻子，真不知使我多少膽壯哩。

內供一面既然消極的用了這樣的苦心，別一面也積極的試用些縮短鼻子的方法，在這里是無須乎特地聲明的了。內供在這一方面，幾乎做盡了可能的事。也喝過老鴉腳爪煎出的湯；鼻子上也擦過老鼠的溺。然而無論怎麼辦，鼻子不依然五六寸長的拖在嘴上麼？

但是有一年的秋天，內供的因事上京的弟子，從一個知己的醫士那里，得了縮短那長鼻子的方法來了。這醫士是從震旦渡來的人，那時供養在長樂寺的。

內供仍然照例，裝着對於鼻子毫不介意似的模樣，偏不說便來試用這方法；一面卻微微露出口風，說每吃一回飯，都要勞弟子費手，實在是於心不安的事。至於心裏，自然是專等那弟子和尙來說服自己，使他試用這方法的。弟子和尙也未必不明白內供的這策略。但內供用這策略的苦衷，却似乎動了那弟子和尙的同情，駕反感而上之了。那弟子和尙果然適如所期，極口的來勸試用這方法；內供自己也適如所期，終於依了那弟子和尙的熱心的勸告了。

所謂方法者，只是用熱湯浸了鼻子，然後使人用腳來踏這鼻子，非常簡單的。

湯是寺的浴室裏每日都燒着。於是這弟子和尙立刻用一個提桶，從浴室裏汲了連手指都

伸不下去的熱水來。但若直接的浸，蒸汽吹着臉，怕要燙壞的。於是又在一個板盤上開一個窟窿，當作桶蓋，鼻子便從這窟窿中浸到水裏去。單是鼻子浸着熱湯，是不覺得燙的。過了片時，弟子和尚說：

「浸够了罷……」

內供苦笑。因為以為單聽這話，是誰也想不到說着鼻子的。鼻子被湯蒸熱了，蚤咬似的發癢。

內供一從板盤窟窿裏抽出鼻子來，弟子和尚便將這熱氣蒸騰的鼻子，兩脚用力的踏。內供躺着，鼻子伸在地板上，看那弟子和尚的兩脚一上一下的動。弟子常常顯出過意不去的臉相，俯視着內供的禿頭，問道：

「痛罷？因為醫士說要用力踏……但是，痛罷？」

內供搖頭，想表明不痛的意思。然而鼻子是被踏着，又不能如意的搖。這是抬了眼，看着弟子脚上的皸裂，一面生氣似的說：

「說不痛……」

其實是鼻子正癢，踏了不特不痛，反而舒服的。

踏了片時之後，鼻子上現出小米粒一般的東西來了。簡括說，便是像一匹整烤的拔光了毛的小雞。弟子如尙一瞥見，立時停了腳，自言自語似的說：

「說是用鑷子拔了這個哩。」

內供不平似的鼓起了兩頰，默默的任憑弟子和尙辦。這自然並非不知道弟子和尙的好意；但雖然知道，因為將自己的鼻子當作一件貨色似的辦理，也免不得不高興了。內供裝了一副受着不相信的醫生的手術時候的病人一般的臉，勉勉強強的看弟子和尙從鼻子的毛孔裏，用鑷子鉗出脂肪來。那脂肪的形狀像是鳥毛的根，拔去的有四分長短。

這一完，弟子和尙纔吐一口氣，說道：

「再浸一回，就好了。」

內供仍然皺着眉，裝着不平似的臉，依了弟子的話。

待到取出第二回浸過的鼻子來看，誠然，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縮短了。這已經和平常的竹節鼻相差不少了。內供摸着縮短的鼻子，對着弟子拿過來的鏡子，羞澀的怯怯的望着看。

那鼻子，——那一直拖到下面的鼻子，現在已經誑話似的萎縮了，只在上唇上面，沒志氣的保着一點殘喘。各處還有通紅的地方，大約只是踏過的痕跡罷了。既這樣，再沒有人見笑，是一定的了。——鏡中的內供的臉，看着鏡外的內供的臉，滿足然的眈幾眈眼睛。

然而這一日，還有怕這鼻子仍要伸長起來的不安。所以內供無論唸經的時候，吃飯的時候，只要有閑空，便伸手輕輕的摸那鼻端去。鼻子是規規矩矩的存在上唇上邊，並沒有伸下來的氣色。睡過一夜之後，第二日早晨一開眼，內供便首先去摸自己的鼻子，鼻子也依然是短的。內供於是乎也如從前的費了幾多年，積起抄寫法華經的功行來的時候一般，覺得神清氣爽了。

但是過了三日，內供發見了意外的事實了。這就是，偶然因事來訪池尾的寺的侍者，却顯出比先前更加發笑的臉相，也不很說話，只是灼灼的看着內供的鼻子。而且不止此，先前將內供的鼻子落在粥裏的中童子那些人，若在講堂外遇見內供時，便向下忍着笑，但似乎終於熬不住了，



又突然大笑起來。還有進來承教的下法師們，面對面時，雖然恭敬的聽着，但內供一向後看，便屑屑的暗笑，也不止一兩回了。

內供當初，下了一個解釋，是以爲只因自己臉改了樣。但單是這解釋，又似乎總不能充分的說明。——不消說，中童子和下法師的發笑的原因，大概總在此。然而和鼻子還長的往昔，那笑樣總有些不同。倘說見慣的長鼻，倒不如不見慣的短鼻更可笑，這固然便是如此罷了。然而又似乎還有什麼緣故。

「先前倒還沒有這樣的只是笑……」

內供停了唸着的經文，側着禿頭，時常輕輕的這樣說。可愛的內供當這時候，一定惘然的眺着掛在旁邊的普賢像，記起鼻子還長的三五日以前的事來，「今如零落者，却憶榮華時，」便沒精打采了。——對於這問題，給以解釋之明，在內供可惜還沒有。

——人類的心裏有着互相矛盾的兩樣的感情。他人的不幸，自然是沒有不表同情的。但一到那人設些什麼法子脫了這不幸，於是這邊便不知怎的覺得不滿足起來。誇大一點說，便可以

說是其甚者且有願意再看見那人陷在同樣的不幸中的意思。於是在不知不覺間，雖然是消極的，却對於那人抱了敵意了。——內供雖然不明白這理由，而總覺得有些不快者，便因為在池尾的僧俗的態度上，感到了這些傍觀者的利己主義的緣故。

於是乎內供的脾氣逐漸壞起來了。無論對什麼人，第二句便是叱責。到後來，連醫治鼻子的弟子和尚，也背地裏說「內供是要受法慳貪之罪的」了。更使內供生氣的，照例是那惡作劇的中童子。有一天，狗聲沸泛的嗥，內供隨便出去看，只見中童子揮着二尺來長的木板，追着一匹長毛的瘦狗在那里跑。而且又並非單是追着跑，却一面嚷道「不給打鼻子，喂，不給打鼻子」而追着跑的。內供從中童子的手裏搶過本板來，使勁的打他的臉。這本板是先前掀鼻子用的。

內供倒後悔弄短鼻子爲多事了。

這是或一夜的事。太陽一落，大約是忽而起風了，塔上的風鐸的聲音，擾人的響。而且很冷了，在老年的內供，便是想睡，也只是睡不去。展轉的躺在床上時，突然覺得鼻子發癢了。用手去摸，彷彿有點腫，而且這地方，又彷彿發了熱似的。

「硬將他縮短了的，也許出了毛病了。」

內供用了在佛前供養香花一般的恭敬的手勢，按着鼻子，一面低低的這樣說。

第二日的早晨，內供照例的絕早的睜開眼睛看，只見寺裏的銀杏和七葉樹都在夜間落了葉，院子裏是鋪了黃金似的通明。大約塔頂上積了霜了，還在朝日的微光中，九輪已經眩眼的發亮。禪智內供站在開了護屏的簷廊下，深深的吸一口氣。

幾乎要忘却了的一種感覺，又回到內供這裏，便在這時間。

內供慌忙伸手去按鼻子。觸着手的，不是昨夜的短鼻子了；是從上唇的上面直拖到下唇的下面的，五六寸之譜的先前的長鼻子。內供知道這鼻子在一夜之間又復照舊的長起來了。而這時候，和鼻子縮短時候一樣的神清氣爽的心情，也覺得不知怎麼的重復回來了。

「既這樣，一定再沒有人笑了。」

使長鼻子蕩在破曉的秋風中，內供自己的心裏說。

# 羅生門

芥川 龍之介

是一日的傍晚的事。有一個家將，在羅生門下待着雨住。

寬廣的門底下，除了這男子以外，再沒有別的誰。只在朱漆剝落的大的圓柱上，停着一匹的蟋蟀。羅生門，既然在朱雀大路上，則這男子之外，總還該有兩三個避雨的市女笠和揉烏帽子（一）的。然而除了這男子，却再沒有別的誰。

要說這緣故，就因為這二三年來，京都都是接連的起了地動，旋風，大火，饑饉等等的災變，所以都中便格外的荒涼了。據舊記說，還將佛象和佛具打碎了，那些帶着丹漆，帶着金銀箔的木塊，都堆在路旁當柴賣。都中既是這情形，修理羅生門之類的事，自然再沒有人過問了。於是趁了這荒涼的好機會，狐狸來住，強盜來住；到後來，且至於生出將無主的死屍棄在這門上的習慣來。於是太陽一落，人們便都覺得陰氣，誰也不再在這門的左近走。

（註一）市女笠是市上的女人或商女所戴的笠子。烏帽子是男人的冠，若不用硬漆，質地較爲柔軟的，便稱爲揉烏帽子。

反而許多烏鴉，不知從那里都聚向這地方。白晝一望，這鴉是不知多少匹的轉着圓圈，繞了最高的鴟吻，啼着飛舞。一到這門上的天空被夕照映得通紅的時候，這便彷彿撒着胡麻似的，尤其看得分明。不消說，這些烏鴉是因為要啄食那門上的死人的肉而來的了。——但在今日，或者因為時刻太晚了罷，却一匹也沒有見。只見處處將要崩裂的，那裂縫中生出長的野草的石階上面，老鴉糞粘得點點的發白。家將將那洗舊的紅青襖子的臀部，坐在七級階的最上級，惱着那右頰上發出來的一顆大的面炮，惘惘然的看着雨下。

著者在先，已寫道「家將待着雨住」了。然而這家將便在雨住之後，却也並沒有怎麼辦的方法。若在平時，自然是回到主人的家裏去。但從這主人，已經在四五日之前將他遣散了。上文也說過，那時的京都都是非常之衰微了；現在這家將從那伺候多年的主人給他遣散，其實也只是這衰微的一個小小的餘波。所以與其說「家將待着雨住」還不如說「遇雨的家將，沒有可去的地方，正在無法可想」，倒是愜當的。況且今日的天色，很影響到這平安朝（二）家將的 *Senti-*

mentalisme 上去。從申末下開首的雨，到酉時還沒有停止模樣。這時候，家將就首先想着那明天的活計怎麼辦——說起來，便是抱著對於沒法辦的事，要想怎麼辦的一種毫無把握的思想，一面又並不聽而自聽著那從先前便打着朱雀大路的雨聲。

雨是圍住了羅生門，從遠處灑灑的打將過來。黃昏使天空低下了；仰面一望，門頂在斜出的飛甍上，支住了昏沈的雲物。

因為要將沒法辦的事來怎麼辦，便再沒有工夫來揀手段了。一揀，便只是餓死在空地裏或道旁；而且便只是搬到這門裏來，棄掉了像一隻狗。但不揀，則——家將的思想，在同一的路線上徘徊了許多回，纔終於到了這處所。然而這一個「則」，雖然經過了許多時，結局總還是一個「則」。家將一面固然肯定了不揀手段這一節了，但對於因為要這「則」有着落，自然而然的接上來的「只能做強盜」這一節，却還沒有足以積極的肯定的勇氣。

家將打一個大噴嚏，於是懶懶的站了起來。晚涼的京都，已經是令人想要火爐一般寒冷。風和黃昏，毫無顧忌的吹進了門柱間。停在朱漆柱上的蟋蟀，早已跑到不知那里去了。

家將縮着頸子，高聳了襯着淡黃小衫的紅青襖的肩頭，向門的周圍看。因為倘尋得一片地，可以沒有風雨之患，沒有露見之慮，能够安安穩穩的睡覺一夜的，便想在此度夜的了。這其間，幸而看見了一道通到門樓上的，寬闊的，也是朱漆的梯子。倘在這上面，即使有人，也不過全是死人罷了。家將便留心着橫在腰間的素柄刀，免得他出了鞘，抬起登着草鞋的腳來，踏上這梯子的最下的第一級去。

於是幾分時以後的事了。在通到羅生門的樓上的，寬闊的梯子的中段，一個男子，貓似的縮了身體，屏了息，窺探着樓上的情形。從樓上漏下來約火光，微微的照着這男人的右頰，就是那短鬚中間生了一顆紅腫化膿的面炮的頰。家將當初想，在上面的只不過是死人；但走上二三級，却看見有誰明着火，而那火又是這邊那邊的動彈。這只要看那昏濁的黃色的光，映在角角落落都結滿了蛛網的藻井上搖動，也就可以明白了。在這陰雨的夜間，在這羅生門的樓上，能明着火的，總不是一個尋常的人。

家將是蜥蜴似的忍了足音，爬一般的纔到了這峻急的梯子的最上的第一級。竭力的帖伏

了身子，竭力的伸長了頸子，望到樓裏面去。

待看時，樓裏面便正如所聞，胡亂的拋着幾個死屍，但是火光所到的範圍，却比預想的尤其狹，辨不出那些的數目來。只在朦朧中，知道是有赤體的死屍和穿衣服的死屍；又自然是男的女的也都有。而且那些死屍，或者張着嘴，或者伸着手，縱橫在樓板上，的情形，幾乎令人要疑心到他也曾爲人的事實。加之只是肩膀胸脯之類的高起的部分，受着淡淡的光，而低下的部分的影子却更加暗黑，啞似的永久的默着。

家將逢到這些死屍的腐爛的臭氣，不由的掩了鼻子。然而那手，在其次的一剎那間，便忘却了掩住鼻子的事了。因爲有一種強烈的感情，幾乎全奪去了這人的嗅覺了。

那家將的眼睛，在這時候，纔看見蹲在死屍中間的一個人。是穿一件檜皮色衣服的，又短又瘦的，白頭髮的，猴子似的老嫗。這老嫗，右手拿着點火的松明，注視着死屍之一的臉。從頭髮的長短看來，那死屍大概是女的。

家將被六分的恐怖和四分的好奇心所動了，幾於暫時忘却了呼吸。倘借了舊記的記者的



話來說，便是覺得「毛戴」起來了。隨後那老嫗，將松明插在樓板的縫中，向先前看定的死屍伸下手去，正如母猴給猴兒捉蝨一般，一根一根的便拔那長頭髮。頭髮也似乎隨手的拔了下來。

那頭髮一根一根的拔了下來時，家將的心裏，恐怖也一點一點的消去了。而且同時，對於這老嫗的憎惡，也漸漸的發動了。——不，說是「對於這老嫗」，或者有些語病；倒不如說，對於一切惡的反感，一點一點的強盛起來了。這時候，倘有人向了這家將，提出這人先前在門下面所想的「餓死呢還是做強盜呢」這一個問題來，大約這家將是，便毫無留戀，揀了餓死的了。這人的惡惡之心，宛如那老嫗插在樓板縫中的松明一般，蓬蓬勃勃的燃燒上來，已經到如此。

那老嫗爲什麼拔死人的頭髮，在家將自然是不知道的。所以照「合理的」的說，是善是惡，也還沒有知道應該屬於那一面。但由家將看來，在這陰雨的夜間，在這羅生門的上面，拔取死人的頭髮，卽此便已經是無可寬恕的惡。不消說，自己先前想做強盜的事，在家將自然也早經忘却了。於是乎家將兩脚一蹬，突然從梯子直躡上去；而且手按素柄刀，大踏步走到老嫗的面前。老嫗的吃驚，是無須說得的。

老嫗一瞥見家將，簡直像被弩機彈着似的，直跳起來。

「呔，那里走！」

家將攔住了那老嫗絆着死屍踉蹌想走的逃路，這樣罵。老嫗衝開了家將，還想奔逃。家將卻又不放伊走，重復推了回來了。暫時之間，默然的叉着。然而勝負之數，是早就知道了的。家將終於抓住了老嫗的臂膊，硬將伊捻倒了。是只剩下皮骨，宛然鷄腳一般的臂膊。

「在做什麼說來！不說，便這樣！」

家將放下老嫗，忽然拔刀出了鞘，將雪白的鋼色，塞在伊的眼前。但老嫗不開口。兩手發了抖，呼吸也艱難了，睜圓了兩眼，眼珠幾乎要飛出窠外來，啞似的執拗的不開口。一看這情狀，家將纔分明的意識到這老嫗的生死，已經全屬於自己的意志的支配。而且這意志，將先前那熾烈的憎惡之心，又早在什麼時候冷卻了。剩了下来的，只是成就了一件事業時候的，安穩的得意和滿足。於是家將俯視着老嫗，略略放軟了聲音說：

「我並不是檢非違使（三）的衙門裏的公吏；只是剛纔走過這門下面的一個旅人。所以並

不要鎖你去有什麼事。只要在這時候，在這門上，做著什麼的事，說給我就是。」

老嫗更張大了圓睜的眼睛，看住了家將的臉；這看的是紅眼眶，鷲鳥一般銳利的眼睛。於是那打皺的，幾乎和鼻子連成一氣的嘴唇，嚼着什麼似的動起來了。頸子很細，能看見尖的喉節的動彈。這時從這喉嚨裏，發出鴉叫似的聲音，喘吁吁的傳到家將的耳朵裏：

「拔了這頭髮呵，拔了這頭髮呵，去做假髮的。」

家將一聽得這老嫗的答話是意外的平常，不覺失了望；而且一失望，那先前的憎惡和冷冷的侮蔑，便同時又進了心中了。他的氣色，大約伊也悟得。老嫗一手仍捏着從死屍拔下來的長頭髮，發出蝦蟆叫一樣聲音，格格地，說了這些話：

「自然的，拔死人的頭髮，真不知道是怎樣的惡事呵。只是，在這里的這些死人，都是，便給這麼辦，也是活該的人們。現在，我剛纔，拔着那頭髮的女人，是將蛇切成四寸長，曬乾了，說是乾魚，到帶刀（四）的營裏去出賣的。倘使沒有遭瘟，現在怕還賣去罷。這人也的，這女人去賣的乾魚，說

（註三）古時的官司追捕，糾彈，裁判，訟訴等事。

是口味好，帶刀們當作缺不得的菜料買。我呢，並不覺得這女人做的事是惡的。不做，便要餓死，沒法子纔做的罷。那就，我做的事，也不覺得是惡事。這也是，不做便要餓死，沒法子纔做的呵。很明白這沒法子的事的這女人，料來也應該寬恕我的。

老嫗大概說了些這樣意思的事。

家將收刀進了鞘，左手按着刀柄，冷然的聽着這些話；至於右手，自然是按着那通紅的在頰上化了膿的大顆的面炮。然而正聽着，家將的心裏却生出一種勇氣來了。這正是這人先前在門下面所缺的勇氣。而且和先前跳到這門上，來捉老嫗的勇氣，又完全是向反對方面發動的勇氣了。家將對於或餓死或做強盜的事，不但早無問題；從這時候的這人的心情說，所謂餓死之類的事，已經逐出在意識之外，幾乎是不能想到的了。

「的確，這樣麼？」

老嫗說完話，家將用了嘲弄似的聲音，覆核的說。於是前進一步，右手突然離開那面炮，捉住

(註四) 古時春宮坊的侍衛之稱。

老嫗的前胸，咬牙的說道：

「那麼，我便是強剝，也未必怨恨罷。我也是不這麼做，便要餓死的了。」

家將迅速的剝下這老嫗的衣服來；而將挽住了他的脚的這老嫗，猛烈的踢倒在死屍上。到樓梯口，不過是五步。家將挾着剝下來的檜皮色的衣服，一瞬間便下了峻急的梯子向昏夜裏去了。

暫時氣絕似的老嫗，從死屍間掙起伊裸露的身子來，是相去不久的事。伊吐出嘔叨似的呻吟似的聲音，借了還在燃燒的火光，爬到樓梯口邊去。而且從這里倒掛了短的白髮，窺向門下面。那外邊，只有黑洞洞的昏夜。

家將的蹤跡，並沒有知道的人。

# 我的父親與父親的鶴的故事

佐藤 春夫

從那里來，又是怎樣的拏來的，我都不很明白，總之有一天，我的父親帶了一隻鶴到自己的庭園裏來了。——我從學校回家，看見那隻鶴已經在庭前走。那是活的而且動著的鶴呢！小小的頭是紅的，正如那里是生著一塊紅莓苔，和最小的擦石板的圓呢一樣大小。他和在畫上常見到的鶴，一模一樣，頸子的長，背的高，腳的細長，都是相同。身子是全白的，只在頸子與尾巴毛上有一點黑。他的背是那麼高，我要跼著腳尖立著，又擎起手來，纔能同他一樣。父親對我說，不要走得太近，——只能遠遠的看，——倘若眼睛裏被他啄一下，那就了不得了。他又說，雖然是養熟的了，但也不可不小心。這樣的一說，也便覺當得真是有點可怕的鳥了。

鶴用了他的長腳，在父親的多有岩石的庭園裏緩緩的走著，——一來一往的走著。我在父親的旁邊，同父親一樣的坐在板廊的邊上看著他。我與父親都沈默著，出神的看。父親大約也很高興。在這時候，使女——或是別人——拏了鱒魚來給鶴喫，鶴便向著那邊仍舊緩緩的走去。使

女見了很大的鳥向著自己走來，或者是出驚了，說了一聲啊呀，笑著把盛魚的水桶拋在地上，却聽得母親的聲音笑起來了。母親也在什麼地方，——從廊下望去看不見的地方，大約也看著鶴哩。鶴將從拋在地上的水桶裏流出沾滿了沙正在跳著的魚，用了他的長嘴橫咬著，抬頭向著上邊，抽搖著長的頸子，吞嚥下去了。

從那天起，鶴便將我父親的庭園當作住家了。父親的庭園，給鶴去散步，確是極好的地方。廊下的簷前，通過全個庭園，聳立著有三丈高的岩壁，上邊生著長春藤，或是飄飄的下垂的一種苔類，在岩上各處，父親又種上了蘭草。岩壁的半腰裏，有鵲鴿來造了巢，父親說，這巢裏有兩三個蛋在那里。父親叫車夫阿辰裝上梯子，自己去看過了。但是我說要看，他便說這是危險的；說是不危險，他又說這樣的屢次去窺探那巢，鵲鴿會要逃走了。在岩壁的下面，許多石頭凹凸的堆著；沒有岩石的土裏種著很多的胡枝子，開著紅的花，也開著白的花。岩壁的一部分有築著石牆的地方；在那里生著羊齒。在羊齒的陰裏，紅色的蟹住著，時常出來。雨連續的下降的時候，岩壁下有泉水湧出。父親的確想到了好的地方，將他造成庭園了。鶴便在這樣的地方，每日游嬉著。只是父親

的庭園裏沒有池，這是最不行的。鶴走到井邊去，也走到廚房的水槽邊去，便是過路的一間泥地的屋裏也進去。而且有十二三級的門口的石階，鶴也會一級一級的下去，正如人走的一樣。於是橫過了人們的街路，走往城濠的方面。在這城濠裏有時有翡翠游嬉著。這是先前藩主的城濠的舊跡，就在左近地方，從我的父親的診察室窗內望去，就能看見的。

「喀喀喀！」

鶴有時用了很大的聲音，在濠邊啼著。他沿著水際走，用嘴捉了活的青蛙來喫。夏天城濠的水乾了，他將長脚踏到爛泥裏去，捉活的魚。鶴的大的足跡，在泥上印了不知多少。近地的小孩，從學校回家去的小孩，還有大人們，都來看我父親的鶴。倘若他們捉弄他，用小石子投擲他，鶴便大步的啄過去。但是只要不去攪擾他，也是很和氣的，到了晚上趕他往小舍那方面，他獨自會走進小舍裏去。有時候鶴抖擻他的身子，從他的胸前，或是翅子上，有白的小羽毛飄飄的落了下來。我便悄悄的近前，急忙屈身下去，將他拾了來。

鶴有時候用力的振動翅膀，那時不但是小羽毛，便是翅上的翎毛也落下一枝來了。但是父



親說，這鶴因為是從雛鳥養大的，所以不知道飛翔。有一天鶴在父親的庭園裏那個高的岩壁底下，略低一點，彷彿也是岩壁的地方，站著游嬉。父親對我說，且看鶴能夠飛到多少遠，從那岩上去趕他一下罷。我伸張了兩手，從鶴的後面突然跑過去。可憐的鶴張皇著。從那大約有二間高的岩壁上飛了下來，一半是落下的樣子，正如大的鷄或是什麼一樣。我的父親的鶴這一點路以外是不會飛的了。但是我彷彿記得鶴曾經飛得很高，從園裏飛過父親的房屋，一直飛到城濠那邊。倘若不會有這樣的事，那或者是我在夢中看見鶴那樣的高飛，也未可知的。

有一天，——的確是陣雨初晴，空中挂著虹霓的傍晚，我同父親仍舊的在一起看鶴。這時候我對父親說道，

「父親，鶴的頭很好看呀。」

「唔，那是叫丹頂之鶴，——頭紅的鶴，——丹就是紅，頂就是頭的上邊，就是說頭紅的鶴。鶴是吉祥的鳥，是仙人的伴侶……」

父親說了這樣的話，又指著庭園裏岩壁的上方說道，這邊的城也叫做丹鶴城；丹鶴這句話

也便是說頭紅的鶴。於是我又問道，

「那麼，尼持盧這一句話也是這樣罷？也是說頭紅的鶴麼？」

「尼持盧唔，正是這個。你知道很妙的事情哩。你是從那里聽來的？」

我得意的微笑，却不先回答，再問他道，

「那麼，父親，三巴四巴是怎麼說呢？」

「什麼，三巴四巴？」他詫異的回問，「那是什麼事情呢？」

「可是在歌裏有的。是學校紀念日所唱的歌。」我這樣說了之後，低聲唱給他聽，——

「尼持盧之城的山陰裏，

三巴四巴的宮殿建築，

建築成了的今天是滿願的日子，

祝賀呵，祝賀呵，大衆的人們。」

父親對於我的質問，似乎很滿足，——每逢我發問的時候，本來都是如此。父親於是一一教

我：尼持盧也就是丹鶴，只將丹鶴兩個字照日本式讀罷了；這裏的父親的家，也便在尼持盧之城的山陰；三巴四巴大約是說三幢四幢，須得再去問一問學校的先生；於是將我所唱的歌全體的意義講給我聽。但是三幢四幢的話，我總是不大了然。父親舉了例教我，譬如病室，門口，藥局，診察室，現在坐著的上房，廚房以及後邊的小屋，在這家裏一共是有七幢。學校現在也不止三幢四幢了，當初造成的時候，大約只是三幢四幢罷了。隨後父親又說道，

「我不喜歡這樣的大的住家。大的房屋很煩厭。我只喜歡小小的好的住家。在那個龍鼓的瀑布下，那邊去掘筍的竹林裏，我要建造那樣的住家。你們快點大起來，成了偉大的人，父親便要隱居了，帶了那隻鶴。用了瀑布的水沖起茶來，整天的我想隨意的游嬉。我想成爲仙人……你們去成偉大的人去，父親已經不能成爲偉人了，所以成爲仙人……」

父親說，仙人這東西是頭髮白了，無論到了什麼時候總不會死的。我雖然不很懂得父親所說話的，但覺得父親所成成的那種仙人，必定是很好的東西。

父親這樣的珍重的鶴，有一天終於死掉了。大家都說，「了不得！怎樣辦呢！」我跑過去看，鶴將

長的頸子伸縮著，骨碌骨碌的打圈子，似乎很痛苦，後來那長腳在骱節的處所，突然的折轉，倒在放洋燈的房間的前面，滾作一團，鶴已經死了。人家說，苦悶得很是長久；我去看的時候，却正是那腳突然折轉，滾作一團的最後的一刻了。父親往人家看病去了，剛不在家；藥局生急忙出去尋父親。父親雖然當即回來了，但他說，「這樣的東西已經無可救了！」父親當時發了怒。他說這鶴總是喫了什麼人做了想去毒那住在山裏專會出來鬧事的野貓的，有毒藥的飯團，所以死的。這和藥局生商量了做那飯團的人，原來就是家裏的車夫阿辰。老實的阿辰說這實在是對不起，便哭了起來，雖然他是一個二十一歲的大人了。死了的鶴，或者是忽然的瘦了，羽毛都緊貼在身體上，正如被雨打濕了的時候一般。

這一天的傍晚，父親說已經和我家的檀那寺清閑院——父親同那里的和尚原是朋友，我也時常跟著父親清早走去，看荷花開放——裏說過，將死了的鶴葬在那里，他便從寺裏打發阿辰拉了他自己坐的車子，來搬運鶴的屍首。而且叫我也去參與鶴的葬儀。阿辰將鶴的屍首載在車上，——怎樣的載著現在不記得了，——緩緩的走著。跟在像死了的鶴先前走路的樣子緩緩

的拉著車走的阿辰的後面，我也步行到了寺裏。在寺裏墓穴已經掘好了等著，但是鶴的身子比人家所想象的還要長大，所以將那墓穴重行掘寬，在那天傍晚，鶴便被埋在寺門旁邊的碧綠的芭蕉底下了。在這上面蓋完了泥土，天色已晚，變成黃昏的模樣了。

「呵，新月出來了。」

父親指著月亮給我。

那隻鶴在父親家裏養了幾年，不甚清楚了。大約是在一年的夏天掣來，在第二年夏間——芭蕉的葉是那樣的綠，一定是在夏天，——死了。却又覺得這期間更爲長久，也未可知。我彷彿聽說，這鶴原是離我們的街不遠住在T街的爵爺所養的。本來有一對，後來一隻被大水沖去死了，只剩下一隻，經什麼人討來養著，我的父親又從這人要了來的。但是這件事不能確鑿的記得了。這回歸鄉去遇見父親的時候，想再仔細的問他。

在我父親的上房裏，有一方很狹長的扁額，上面是古時的人所寫的這幾個字，

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

這扁額大約現在也還掛在那里罷。

## 「黃昏的人」

佐藤 春夫

這一篇贈與下文所說寫那封信的T. I. 君

請看，這裡是寄到我這裡來的一個少年作家的一封信。至多不過是二十一二歲的人，——不，我還沒有會見他過，作品却見到許多了。是的，總在百篇以上罷。說是一篇，本來也不過一葉或是一葉半罷了。我總算是說也慚愧，儼然的一個作家的模樣，所以時常突然的有不認識的人送作品來給我看。但是像這個少年作家T. I. 給我看的那樣中意的東西，却還一篇也沒有見到過。不，說是中意，那還不行。我覺得這個少年他真禁不得將那作品送來給我看罷；因為他同我在一種基調的上邊，是那樣的相合。這決不是什麼故意的模仿，是出於自然的。你試讀下面的這封信罷。你——熟悉我的性格的你，或者要猜想，這封信是我造作出來的擬作，拏來說明我自己的性格的，也未可知。實在這個人和我是這樣的相像。便是我自己也彷彿覺得是將我的全生活縮印成了二十歲，拿來看著似的。但是，這却確鑿是從那個人寄來的一封信。

謹啟。

好久沒有奉候了。獨自看著明石的海與海上的雲的時候，夏天已經過去，九月也就來了。

說到九月來了，你往上海去麼？我就是到了東京，也沒有什麼興致，覺得有點寂寞，倘若你真是已經往上海去了……

我以後寫了幾篇短篇，和一百葉左右的一篇「輝耀的城。」想寫的材料雖然還有兩三件，但是什麼我都沒有大興趣，也沒有什麼希望；這個莫名其妙的憂鬱，究竟是從那里來的，那也終於不能知道。

「這是心的毛病，只能靜養著，等他恢復過來。」

喜歡倉田百三的著作的一個朋友這樣的對我說，但是我三年來連續的過這困倦的生活，說什麼恢復，反而似乎愈加傾向到古怪的方面去了。像我這樣的人，大約可以說是所謂黃昏的人，將來總是自滅的族類；這在我自己自然是知道的；現在的問題只是在於等著自滅爲止這個



期間罷了。

你說，「是少年人，季節又好，我想或者可不是玩著什麼戀愛麼？」怎的，我那里是玩什麼戀愛的人呢？現在（不會），將來也（不會），恐怕終身也不——那樣煩厭的事情，無論如何是不可堪的；勉強的說來，除了在我的「他怎的愛上了月亮」的故事裏所說的那樣戀愛之外。花發三月半的時節已經吹著秋風，在這樣的我的故鄉的氣候裏，月亮看去這纔是美麗哩。

「倘若玩著戀愛，月亮與星的故事可以不必寫了，」你這句話，只在反面的地位，纔能成立。只在對於人生毫無興味的時候，人纔成爲童話的天文學者。離開了示巴女王的巴爾達沙耳不是躲在城樓上研究星宿麼？

「人生也厭了，藝術也厭了，搜尋自己所喜歡的東西走遍世界的人」我對於你的這一句話，很是中意了，特別對於在倫敦尋到了中意的兩條領帶的話……倘若能夠做到，我想去會一會這樣的人，或者索性去過這樣的生活罷，——雖然現在的境遇無論如何是够不上的。我好好的想，又屢次想過，總覺得我是除了這樣的事情以外，再也沒有別的事業可做了。所以雖然是夢一

般的，總想有什麼人肯帶我到世界的極邊去，不然便是法蘭西一帶也好，以後終身不想再回到日本來了。我想這樣的做；不單是想，實在是切望。要是不能這樣，這個毛病到底沒有痊愈的希望了……無論什麼時候，便是剛纔，也都想著這事情。實在這樣的活著，無端的覺得寂寞，悲哀，而且又夾雜著覺得想笑，想哼哼的冷笑；心想以後到底怎樣的混過去呢……倘若還是古時，那便上高野山去了也罷，現在索性也走到遠方的深山裏去罷。周圍的人都不和我要好，而且早晚又須決定立身方法，想到這些事情，我所愛的那月亮與星的故事，究竟能夠支持到什麼時候呢？這樣的結果，是落在像我一樣生下來的一切的人們的上面的運命麼？生了下來，這件事的確是錯了。自己一點都不不知道的時候，却已經來到要不得的地方了。我不得不到了這個結論。關於這問題，我實在是完全弄得有點不知所措了。一面覺得自己怯弱，但對於「生活派」的那面，也想回顧過去，細細的看。這難道是我不徹底的緣故麼？像我這樣的人所當行走的道路，那是不能知道的。

上月，在七月的上旬，想上東京去，我告訴父親說明日出發，他的回答是：

「無論什麼時候，只在你高興的時節隨意去就是了。像你這樣的人，在家也罷，不在也罷，反

正都是一樣……」

這樣的口吻！於是我也不得不說「既然是這麼著……」了。其實替父親設身處地的想來，我這樣的人，也不用功，也不做什麼事，三年間只是懶懶的游嬉著，（他的不高興）也是無怪的；但我覺得非常的寂寞，因此對於人生也有點厭倦起來了。這個樣子，家庭裏完全不懂得藝術這件事情——除了謠曲與能樂；——我所做的事，從他們看來，也不過是無聊的童話罷了；而且這的確正是這樣呢！在我呢，被飼養在這樣的地方，自然覺得不很愉快。但是以後怎樣呢？這便是現在逼近前來的問題了。在這個地位，到底要取什麼方法纔好呢？我的藝術的方法是，「什麼地方的國王帶我到他那不思議的國或是偉大的鳥籠似的邸宅裏去，肯養活我就好了。能够這樣便好。那麼我將爲他竭力的想出奇妙的事情來。」這一個空想。因爲我的身體很自由，——是不知所措的，便是消滅了沒有了也不要緊的那麼自由。我的話不覺出軌，到了莫名其妙的地方去了。

我說這些話，或者由於在今夜窗外的明亮的月夜裏，——因了這個，我們的同族類怎樣的得救呵！——吹拂著在明石的海上交飛的白鳥的翼的秋風的緣故，也未可知的。或者又由於我

所喜歡的「築夢的人們」的著者將要渡過那海，到支那去旅行；想到這事而引起的一種淡淡的感傷之情，那也未可知的。

你的父親與狸格鬪的故事，很中了我的意，自然——在末後很妙的結束的地方。而且起了想和少年時代的你會見的一種懷慕。「人間的意志之力最微弱；除了這樣的事，做不出別的事來：這樣說著，將自己的胡鬚時時剃了，又留起來的人的故事，」以及「搜尋自己所喜歡的東西，走遍世界，末後在倫敦買了兩條中意的領結回來的故事。」這兩篇那一天成功，我正等候著呢。我心想做一篇「在地球上爬在地面輪著，同月亮親了吻的第二天晚上，想要尋死，星與星之間用針穿過，在這中間弔死了的故事，」同「我在什麼時候，怎樣的得到『I'm Going to Descend on the Top of a Mountain, with My Scarlet Cap. A Man at the Star in the Milky Way』，」（1）這一封奇妙的信的故事。」到了明天，我的姊夫，鑛山的技師，將要在被太陽曬得

（註一）意云，我將下降在一個山頂上，帶了我的紅帽。在銀河的星裏的一個人。

烏黑的臉上，戴了一頂沾有手汗的盃形夏帽，用嘴唇咬著雪茄烟，二十貫（二）重的身體的一隻手裏輕飄飄的提著一個大提包，白麻布立的領洋服的袋裏塞滿了二十幾種的報紙，到家訪問；在這籐椅子上砰的坐下，再將那很粗的脚高高的壘起，於是對著我教訓道，「你這人並不會活著。」是的，正是這樣。而他却是活著的，——的確是。

很冗長的寫了許多無聊的話，很對不起。只是不知怎的覺得寂寞，所以拿起筆來寫了。到天想起來，一定又對於自己的隨意的塗抹，覺得後悔，同平常一樣。所以趁著沒有後悔的時候，將他放進郵筒去罷。草草。三十一日夜，T. I.

（註二）一貫計重一百兩。

## 形影問答

佐藤 春夫

「在他的頭裏帶上月的光線，來到這世界的人們裏面之一人。」

——法國理耳亞丹的詩句——

「當然是不認識，因為我是從月裏來的人。」那個不認識的，青白的額角的人，對我這樣說。

「我從月裏到這可憐的星裏來了，這你們所稱爲地球的星。」

「從月裏那麼你也是被流放的麼？」

「流放不不，我是被派遣來的。」

我於是失驚問他道：「究竟爲的是什麼事來的呢？」

「我來了，帶着兩個目的——其一是當作通信員，報告我的故鄉，難捨的故鄉，月，從別個星上看去是怎樣的情形；其次是從事於在我的故鄉裏還是沒有的疾病——孤獨與沈悶之研究，

這於我是很適宜的一個研究的題目。因此，我便獨自來了。我適纔在故國失了戀，——我在那裏不過是大學生了，但是却愛上了國裏的女王的烏黑凍著的冰一般的眼睛了。我想逃脫這個苦痛，便自動的願做到這星裏來的通信員。於是我終於到地球上來了；而且到這個國，到你的國裏來了。但是，雖然當着你的面前，我不能不說，在選擇我的去處，我已經失敗了。我爲什麼，即使在這地球之上，特地到這個沒有爲了戀情與鄉愁在夜裏作歌的夜鶯的地方來的呢？實在我對於這個星的地理，不大知道。

這個也就罷了，我於是在晝間便專心於孤獨與沈悶之研究。現在我已經成爲孤獨與沈悶的學者了。他的精神與形體，我大略都已明白。他們是一身同體，但是兩頭，（——在這一點上，正和人間的夫婦相似。）在生着短的四肢的身體的兩端，各有一個頭。一個叫作孤獨，還有一個叫作沈悶。在這畸形的雙生兒的中間，先將人捉住壓倒的是前者，咬那被壓倒的人的骨頭的是後者……

這樣，我不知在什麼時候，變成了空想的獵人，氣分的行者了。我接連的寫着這些忠實的研

究。夜來了的時候，我這樣的向着遠的故國，將他看去怎樣的美而優雅，悲哀而寒冷，青而顫動，燃燒，輝煌，這些情形，每夜的通信，報告於那個我的女王宮廷學者們。」

這樣說了，他對着月，暫時的凝視着。我從側面看他，在這時候，他的眼睛彷彿有什麼特別作用的，對着月亮很輝煌，於是最後重重的一睽。

我們在燈臺的底下作別了。臨別的時候，他對我這樣說。

「我的朋友呵，我想將我的孤獨與沈悶的研究錄，請你一讀呢。」

## 二

第二天的夜裏，因為太冷了，便是我也只可暫時停止我所喜歡的海岸散步了。於是我獨自躲在房子裏。從窗裏望見燈台的青的燈光，波浪在窗下喧擾着。今天也是月夜。想過種種的事體以後，我忽然想着昨夜那個不可思議的我的朋友的事了。

在這時候，管別莊的人的妻走進我的房間裏來，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放下一個寄給我的郵件。拿來時，却是裝着書籍的包裹。我立刻打開來看了。這是我近時出版的第一小說集，大約是



剛纔印成，那出版的書店所以給我寄來的。我拿了我最初的集——翻開了，——試讀了看，——接連的讀下去——

「怎麼樣？我的朋友，同你約過的我的研究錄，有趣味麼？無聊麼？」不意的從我的後面，發出昨夜那個人的聲音。「我借了你的手，用這個地方的文字，請你所寫的……」

我頗不平的回過頭去。

在那里，在坐着的我的後邊，橫在地板和有花樣的牆壁的上，映出一個歪斜的蹲着的我的影子。

我想着答道，

「我的朋友呵，正如你所說，你將去處弄錯了。你爲什麼，不到有韻律的國語的地方去的呢？地方錯誤呵。而且你，月的大學生，你又是時代錯誤呵！豈但是地理呢，便是我們的地球的歷史也不知道！我所要的不是那樣的陳舊的憂鬱，是生活的歡樂，是生活的力去罷！我的影！」

我這樣說了，對於影子什麼也說起話來，漸漸的了生氣，便將手邊的鋼筆向着牆壁拋過去，

鋼筆在牆上插着了。小小的投鎗插着顫動，在牆上——正在剛纔有我的影子的地方。

當時我那樣的傲岸，但是便又覺得非常的沈重而且悲哀了。於是我從那有花樣的牆壁上，拔下插在那里的我的鋼筆。用了這捲鋒的筆尖，我寫了這篇——現今在你眼前的這篇文章，在我的書本的後面的空白的葉上。

## 雉雞的燒烤

佐藤 春夫

門徒渡到那邊去，忘了帶餅。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要謹慎，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門徒彼此議論說，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帶餅罷。耶穌看出來，就說，你門這小信的人，為甚麼因為沒有餅彼此議論呢？你們還不明白麼……我對你們說的話，不是指着餅說的，你們怎麼不明白呢。你門却要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門徒這纔明白他說的，不是叫他們防備餅的酵，乃是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教訓。——馬太福音第十六章。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供之，三嗅而作也。——論語鄉黨第十。

孔子突然站住了。

「先生，怎麼樣了？」門人子路張皇着問。他正一心望着先生走路的後影，心理暗想先生的年紀實在太大了；而且先生平常走着路，也決沒有突然站住的那樣事；所以他很張皇了。

孔子默着，用了他那指節突出微微顫抖着的手指，點着前面山谿上所架的木橋。這一刻中，在那橋上蠢動的一件東西，突然颯的飛了上去。

「是那雉雞麼？」子路這纔安心了，用眼睛追隨着那飛鳥，這樣說。

「……」孔子也不作聲，只點一點頭，眼睛也仍然不會離開那雉雞的影。這因爲孔子正在用心聽取「自然」常預備着對於他的兒子——人類——隨時宣示的一種默示的緣故。在澈底蔚藍的晚秋初冬的天上，雉雞飛得頗高，成了一個大黑點。暫時往來迴翔，隨後飛下來躲到一株常青樹裏去了。

「一切的事都是時節呀，時節呀。你看見剛纔那橋上的雉雞麼？」  
「是，看見了。」

「那雉雞，十步一啄，五步一飲，在這個難逢的溫暖的日裏，想必正在谿邊，從從容容的游玩着哩。因爲鳥和人類，在這上面是沒有什麼差別的……不，人還有憂，鳥是沒有的；鳥是沒有的，他游玩倦了，便來到這橋上，我這樣猜想。以後的事，現在你也看見了。」

孔子一面走路一面說，這時已經到了橋邊，孔子便住了口，用謹慎的脚步走過橋去。這橋是三株整個的圓木，並排放着，用籐蔓縛住的。子路看着精靈或影一般走着的，龍鍾可危的先生的

後影，心理很憂慮。不覺伸開兩手，小丑似的，彷彿想從後面將先生抱住的模樣。

「在易裏，有一段雉雞的話，却與今天的正相反。雉雞身上受了傷，愕然的飛上去。但是一面的翅膀已經受著傷了，所以這雉雞便拖着這翅膀，旋轉着又落了下來。」

孔子說到這里，又將嘴合起來了。爲什麼呢？他這時候，又記起那年春天看見麒麟的死屍的事來了。

像林類那樣，像子路說了記下來的石門的看門的那樣，又像聽了自己的聲聲，了解自己的志向，却很加譏笑的無名的勞動者那樣，決意棄世，原也沒有什麼。但是對於自己，無論如何，總想將自己的理想，即使少許也好，求知於世的這態度，還是懷着同先前的意見。他有時很以自己爲勇敢可尊，但有時却又要同那荷蕢的勞動者一樣，覺得自己可笑可憐了。孔子心裏暗黑起來了。他便對子路說道：

「由呀！我們回去罷。我是巴不得早一天也好，將春秋趕緊寫完呢。」

「一切的事都是時節呀，時節呀。你看見剛纔那橋上的雉雞麼？」

子路照例將老師的話在心裏反覆的念了不知多少遍。他獨自在那朴訥的心裏，加起解說來。這大約是說雉雞上桌的時節已經到了罷。的確是這樣。現在已是十月了。打獵的人也就動手到山裏去了。雉雞的肉確也很好吃；而且於先生高年的身體也很適宜罷。

這樣的解決以後，他便走到他所想定的地方去找雉雞，可惜所看見的都是雄雉。子路原想得到一隻同在那橋上所見的一樣的勞什子——雌的雉雞，去獻給先生，於是到處搜尋，好不容易得了一隻雌雉，便興高彩烈的趕回家去。他親自割下雉雞的胸脯肉，親自燒烤了，親自裝在盤裏，又親自拿了急急忙忙的走去，使先生在晚飯的時候可以吃了。

孔子見了盤裏盛着的雉雞肉，將同平常一樣的和藹的面貌對着子路說道，

「由呀，這是難得的盛饌呀。」

但是孔子却並不吃，只是依着不吃的時候的禮儀，舉起盤來，將燒烤的香氣聞了好久。

「但是，由呀，我已經是你所見的老年了。」

這樣說了，孔子又舉起盤來，把燒烤的香氣再開了一會。

「但是請你原諒罷。我就是想吃也沒有牙齒了。」

這樣說了，寂寞似的微笑，第三次舉起盤來，把燒烤的香氣再開了一會。這是因爲在辭謝別人特地來送的肴饌的時候，禮儀是這樣的。

「由呀，這真是很好的香味呵。」

最後這樣說的時候的聲音，不知怎的彷彿是鼻子裏流着鼻涕的人的聲音了。或者孔子因爲聞了這朴實的禮物的香氣，所以有點噎了，也未可知的。

這篇故事便是這樣完了。

這篇故事裏，也並不含着什麼「寓意」一類的東西。

但是倘若有人，過於愛重古風的故事的體裁，說在這篇的末尾，倘沒有這一類的東西，未免不大高雅，那麼作者爲他的緣故，想出一種寓意來，也可以的。

——那麼且將他裝上去罷。

「一個人所說的話，在別人聽了，決不能和說話的人的心思一樣。但是，人們呵，你們却不可因此便生氣呵。」

一九一七年十月所作



## 鄉愁

加藤 武雄

伊雖然是一個顏色淺黑，身體矮小，沒有什麼出色地方的小孩，但是那種急口說話的樣子，有說不出的可愛。伊名叫芳子（Yoshiko），大家却都叫作芳姑兒（Yokochan）。那對門的芳姑兒斜對門的里姑兒（Atokochan）——本名是里子（Satoko）——同我們家裏的凸兒（一）都是同年同月生的。三個年青的母親，各自抱了一個小孩，聚會在橫街的電線柱的底下，互相稱讚，或是互相撫弄同伴的小孩，常是這樣很親密的談講，過去了傍晚的半個時間。

一人說，「我家裏的——」，別一人便說，「我們的是——」。年青的母親們的興味，差不多全注在他們最初的收穫，他們懷抱中的小小的人的身上了。互相謙遜的言語裏面，不免各含有一種競爭的心思。「對門的芳姑兒聽說已經能够爬了，這個孩子還不能坐呢。」或者又說，「我家的凸兒也須給他買一件同里姑兒一樣的外套纔好。」妻平常便只是說着這樣的話。

（註1） Deikobō 原意是前額凸出的小兒，後來只當作一種親愛的譯名。

但是芳姑兒正將週歲的時候，伊的母親得了急病，死了。芳姑兒的父親，穿着黃色的軍衣，掛着刀，每日在礮兵工廠辦事，是一個軍人風的朴訥寡言的人，便是相見招呼的時候，也要張皇紅了臉的，我對於他覺得很是歡喜。但因為他是這樣的人——我也原是這樣的一個人——所以大家雖然早晚見面，也不過真是形式上的招呼，可以稱得「交際」的往來，却是不曾有過。他的愛妻死後，他的那種非常傷心，沒有元氣的青白的臉色，我雖然看了十分感傷，只是胸中一腔的同情，終於沒有對他發表的機會。

「芳姑兒真可憐呢。家裏的凸哥兒無論怎樣，總還是幸福的——這樣兩親都完全在這里。」妻很興奮的說。芳姑兒的家裏，來了一個三十五六歲的，和芳姑兒的父親彷彿同年紀的乳母，替代母親的事情。這乳母是一個顴骨突出，口邊寬懈，講話也很散漫的下品的女人。

「可是，那個乳母彷彿人倒很好呢。伊照管芳姑兒也還很用心呢。」妻對我說。  
「或者不如早點續娶了，豈不是好。在此刻，芳姑兒也就容易熟習了罷。」

「但是，」妻說是從乳母那里聽來的，芳姑兒的父親說，「十六歲的時候娶了來以後，十年

間使伊嘗了種種的辛苦，所以不能將伊忘記，而且想到芳子的事，也就無論怎樣不能引起再娶後妻的心了。」他對了乳母，這樣懇切陳述他的胸懷。我在空中描出芳姑兒母親的姿態——雖然缺乏愛嬌，但是容貌端正，服裝也很整飭，常常梳着光澤的丸髻，(一)很整齊的穿着長的外衣(Shoseibaori)，——也不禁替芳姑兒的父親傷心，而且對於乳母笑着對妻所說的「家裏的主人倒也很能說他的癡情話(Noroké)呢！」這種下等話，又不禁起了憎惡了。

但是無母的兒也漸漸的長成起來了。芳姑兒里姑兒與我家的凸哥兒一齊都長到三歲，長到四歲了。這「山手」地方的邸宅街(三)內的樹蔭濃深而且寂靜的橫街裏，可愛的童話的世界就開始了。三個小孩平常總是很和睦的一同遊戲着。有時候路上畫着白粉的圓圈或三角形，塗紅的橡皮球動轉着，或是玩具的電車遺忘在那里。

(註1) Marriage 已嫁的女人所梳的頭。

(註2) 山手 (Yamanote) 原意是近山的地方，此處却專指東京本鄉一帶高地，與深川等「下町」對稱。邸宅街

(Yasukimachi) 本鄉片町及矢來一帶的名稱，其地皆大家邸宅，別無店鋪。

芳姑兒的衣服，平常很整齊，可以見得父親的愛與注意很是周到。伊的衣服與玩具，比家裏的凸哥兒與里姑兒，差不多還要華麗豐富。但是——這或者是我們這樣想的緣故，也未可知。——芳姑兒的神氣不知怎的總有點寂寞無聊的地方。伊急口的很會講話，又高聲的笑，在三個人中間是最熱鬧的小孩；但時常忽然的沈默了，現出憂鬱模樣。三個人都用了單句談着天，在院子裏弄泥土，或是什麼遊戲。里姑兒的口氣最是豪爽，有大人的情形；芳姑兒最多話，照例是急急忙忙的，彷彿是拾起了又傾出，拾起了又傾出的一般，急口講說。凸哥兒畢竟是個男孩子，用了含着有壓迫的威嚴的言語；只是在那里發威呢。我心裏微笑，時常聽着他們的話，機械的做着著述的工作。忽然注意的聽，芳姑兒的聲音沒有了，等了許久還沒有。心想「這可奇了」，開了紙窗去看，芳姑兒離開了他們二人，獨自陰沈沈的立着。

「怎麼了？你們不是欺侮了芳姑兒麼？」我這樣問。里姑兒與凸哥兒一齊說，「不！」用力的搖頭。「你們好好的和芳姑兒一同去玩去！」我說。他們二人用了小孩們的慰藉方法，想將芳姑兒的精神振作起來；但伊總是很憂鬱頹唐的樣子。就是在這個小小的靈魂裏，也已經有人間的寂

寞，很固執的附着在裏面了。我無端的心裏覺得感傷，便對他們說：

「凸哥兒和里姑兒好好的同芳姑兒去玩耍，因為芳姑兒的母親是沒有了。」

我的辦事的地方沒有一定的時間，但大抵下午五點鐘總回家了。里姑兒的父親差不多同我一樣的時刻也回家來。只有芳姑兒的父親回來最遲。里姑兒與凸哥兒等到他們的父親回家。大抵就都叫回家喫飯去了。這時候，芳姑兒總是一個人留在後面。

「芳姑兒進來罷！」乳母雖然叫伊，芳姑兒却仍然不回家去，獨自一個人在那里唱着什麼歌。這孤寂的歌聲從窗間進來，落到我們的食桌上，這時候再沒有別的事物更能使我們感着無母之兒的悲哀的了。過了一會，聽得「父親！」這一聲迸躍的呼聲，重而且懶的靴聲中間，夾着小小的足音，隨後便是裏的開門的聲響。

「唉，芳姑兒的父親回來了！」妻這樣說，臉上彷彿現出「這可好了」的一種意思。

芳姑兒五歲的那個春天，芳姑兒的家遷移到同一區內却相離頗遠的A街去了。隨後便有新婚少年夫婦的快樂家庭，搬來住下了。

同年月同地方出生的，又同是將這橫街當作世界，每日在一處唱歌遊玩過活的三個人中間，那個別離——人間的一切悲哀的根源的別離，終於到了。在里姑兒與凸哥兒一方面，這最初的別離，確也是他們的最初的悲哀了。三個人變了兩個人了；兩個人雖然仍是和睦的遊玩着，但也似乎時時想起芳姑兒的事情來。

「好罷！我會到芳姑兒那里去游玩去的，——里姑兒和凸哥兒爭鬧的時候，常常這樣說。

「芳姑兒到那里去了呢？」凸哥兒也很寂寞似的這樣問。

大約經過了二十日，兩個人差不多已經忘記了芳姑兒的事情的時候。一天是禮拜日，芳姑兒同了乳母，來訪他們了。

「里姑兒，賢哥兒！」芳姑兒這樣交互的叫喚着，小雀兒一般的高興，玩耍了二小時光景，這纔回去了。兩個人也各自拿出新買的玩具來，很親熱的款待芳姑兒。乳母將芳姑兒每日只是說要到里姑兒那里去，到凸哥兒那里去的事，在現今的家裏總是不慣，只是說「回家去罷，回家去罷！」很令大人們爲難的事，都說給我們聽了。我想着芳姑兒的小小的鄉愁，覺得幾乎要含淚了。乳母

又說，本想辭了回去，因為這個小孩很是可憐，所以不能脫身。曾聽得有人說乳母實在已經扶正，變了芳姑兒的母親了；但我却不相信，實際上也好像沒有這樣的事。我雖然覺得這乳母是粗俗的可厭的女人，但如妻所說的話一樣，心裏却是一個很好的人。

這回以後，芳姑兒又來玩了兩三次，每次都很高興的游玩了，這纔回去。乳母告訴我們，纔走進橫街口的時候，芳姑兒便大聲的「賢哥兒，里姑兒」的叫起來了。

「那邊雖然也有朋友，但是無論怎樣似乎總不能忘記你家的凸哥兒和里姑兒——」乳母笑着說。

最終的一次，芳姑兒來的時候，里姑兒在三日以前說往外婆家去，早已出門了，便是凸哥兒也湊巧正同母親上街去了。

芳姑兒很孤寂似的，彷彿將要哭出來的樣子，暫時立在柵欄門的外邊，後來經乳母的勸慰，纔懶懶的回去了，當作贈品帶來的三個大而且紅的蘋果，留在門口的臺上。——

我們得到信息，說芳姑兒因了急性肺炎，只病了一天使死去了，這是二十多天以後的事了。

「芳姑兒終於到母親那里去了，」妻歎息着說，「父親還不知怎樣的頹喪呢！」

「唔，」我的心裏也被深的憂鬱鎖住了。

後來妻在街上遇見乳母，聽哭着告訴伊說，——說到父親的頹喪，真是不忍見他；每到傍晚，聽後沒有氣力的靴聲，隨後是裏的開門的聲音；心裏想這是歸來了，只是正做着事，放手不下去，便不出去迎接。等了好久，却總不再聽到別的聲音。出去看時，只見主人坐在門口板臺上面，兩手捧着臉，俯伏在膝上，他大約連脫靴的勇氣都沒有了。——

我聽了這話，不覺眼淚流下來了。

里姑兒與凸哥兒仍然很和睦的，每日在一處游玩。二人都知道芳姑兒是「死了。」但是「死」這件事裏所含的意味，他們是不知道，——不，有誰知道呢？我只想念着催逼着說「回家去罷！」的小小的魂靈的鄉愁，而且覺得芳姑兒如今終於回到什麼地方的家裏去了。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作



## 附錄

### 國木田獨步

國木田獨步 (Kunikida Doppo, 1871-1908) 名哲夫，普通被稱作日本自然派小說家的先驅。他的傑作獨步集在一九〇四年出版，但當時社會上沒有人理會他，等到田山花袋等出來，豎起自然主義的旂幟，這纔漸漸有人知道他的價值，但是他已經患肺病不久死了。獨步集裏正直者 (Shojikimono) 與女難 (Nyonan) 這幾篇，那種嚴肅的性欲描寫，確爲以前的小說所未有。但他的興味並不集中於這一方面，他的意見也並非從左拉 (Zola) 一派來的；他的思想很受威志威斯 (Wordsworth) 的影響，他的藝術是以都爾蓋涅夫 (Turgeniev) 爲師的；以他的派別很難斷定，說是寫實派固可，說是理想派也無所不可，因爲他雖然也重客觀，但主張「以慈母一般的〔對於伊的愛兒的〕同情之愛去觀察描寫」爲詩人的第一本義，這便與自然主義的態度很有不同了。

少年的悲哀 (Shonen no Kanashimi) 見獨步集中，是著者的兒時的回想。江馬修以爲比他的名篇牛肉與馬鈴薯更佳。

巡查 (Junsa) 見小說集連命 (1906) 中，據江馬修的國木田獨步第十三章說，是一九〇一年寄寓在西園寺侯爵邸內時所作，「在這期間他做了兩篇佳作，即牛肉與馬鈴薯及巡查。……巡查是以侯爵邸內的巡查爲範本而作的，雖然很短，他自己却很中意，曾說『這是我的傑作。像這樣寫得如意的作品，我還末曾有過。不能容於現今的讀書界也未可知，但我自己相信這是傑作。這兩篇都載在大阪的文學雜誌小天地上……」當時他豫料巡查這一篇的酬金至少當有五元，所以約定朋友去上飯館，等到送來的時候，却只有三元，他心裏很不高興。這也是關於這篇小說的一則軼聞。

## 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 (Natsume Sōseki, 1867-1917) 名金之助，初爲東京大學教授，後辭去入朝日

新聞社，專從事於著述。他所主張的是所謂「低徊趣味」，又稱「有餘裕的文學」。一九〇八年高濱虛子的小說集雞頭出版，夏目替他做序，說明他們一派的態度：

「有餘裕的小說。即如名字所示，不是急迫的小說，是避了非常這字的小說。如借用近來流行的文句，便是或人所謂觸著不觸著之中，不觸著的這一種小說。……或人以爲不觸著者即非小說，但我主張不觸著的小說不特與觸著的小說同有存在的權利，而且也能收同等的成功。……世間很是廣闊，在這廣闊的世間，起居之法也有種種的不同：隨緣臨機的樂此種種起居即是餘裕，觀察之亦是餘裕，或玩味之亦是餘裕。有了這個餘裕纔得發生的事件以及對於這些事件的情緒，固亦依然是人生，是活潑潑地之人生也。」

夏日的著作以想像豐富，文詞精美見稱。早年所作，登在俳諧雜誌子規 (Hototogisu) 上的哥兒 (Bocchan) 我是貓 (Wagahaiwa neko de aru) 諸篇，輕快酒脫，富於機智，是明治文壇上的新江戸藝術的主流，當世無與匹者。

掛幅 (Kakemono) 與克萊喀先生 (Craig Sensei) 並見漱石近什四篇 (1910) 中，

係永日小品的兩篇。

森鷗外

森鷗外 (Mori Ōgai 1860 - ) 名林太郎，醫學博士又是文學博士，曾任軍醫總監，現

爲東京博物館長。他與坪内逍遙上田敏諸人最初介紹歐洲文藝，很有功績。後又從事創作，著有小說戲劇甚多。他的作品，批評家都說是透明的智的產物，他的態度裏是沒有「熱」的。他對於這些話的抗辯在遊戲這篇小說裏說得很清楚，他又在杯 (Sakazuki) 裏表明他的創作的態度。有七個姑娘各擎了一隻雕著「自然」兩字的銀杯，舀泉水喝。第八個姑娘擎出一個冷的熔岩顏色的小杯，也來舀水。七個人見了很訝怪，由侮蔑而轉爲憐憫，有一個人說道：「將我的借給伊罷？」第八個姑娘的閉著的嘴唇，這時候纔開口了。

“Mon verre n'est pas grand, 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

這是消沈的但是銳利的聲音。

這是說，我的杯並不大，但我還是用我的杯去喝。」

游戲 (Asobi) 見小說集涓滴 (1910) 中。

沈默之塔 (Chimoku no to) 原係「代札拉圖斯忒拉譯本的序」登在生田長江的譯

本 (1911) 的卷首。

### 鈴木三重吉

鈴木三重吉 (Suzuki Miekiichi) 是夏目漱石的弟子，但是他自成一派，又與低徊趣味不同。他也間作小貓 (Koneko) 一類的自然派的作品，但其特色却在別一方面，即是本間久雄所說的「憧憬的享樂」與「憧憬的苦惱」。憑了想像，創造出一種輕淡而甘美的傳奇，將自己投浸於藝術境中，耽享回想的快樂，如千鳥 (Chidori) 等是。更進一步，則將此傳奇的心境移到現實的背景裏來，欲求憧憬的享樂而不可得，如小鳥之巢 (Kodori no su) 及櫛 (Kushi) 等皆描寫這種百無聊賴的心情，是他特別擅長的藝術。

金魚 (Kingyo) 見全集第八卷 (1915) 中，是他得意著作之一，土岐哀果編羅馬字的日  
本小說集，請各作家自選一篇，他所選的便是這金魚。

黃昏 (Tasogare) 和照相 (Shashin) 並見第八卷中。

### 武者小路實篤

武者小路實篤 (Mushakōji Saneatsu) 生於一八八五年，爲「白樺派」的中心人物，近來  
在日向建設新村，實行耕讀主義。他的著作單純真率，不施技工，自具清新之氣，極有感人的力量。  
他在他的三十歲時 (1915) 序中曾說：

「我的工作，在我是時常不可堪的痛苦。這個痛苦，以在最能充實的著作的時候爲尤甚。  
這是充實極了的痛苦，或是哭而又哭的痛苦。但是這痛苦纔真是力。倘若我的著作裏有些價  
值，便在於這痛苦自然的沁出在那里這一點上。我的著作是淡泊的，但是我想他並不是稀薄  
的。」

不懂得我的力，我的淚與我的心的點滴的人，不會懂得我的著作。在這著作裏不能感到我的血者，是和我沒有緣分的人。」

第二的母親 (Daini no haha) 見他的三十歲時中，序上說，「日前複讀第二的母親少許，因為覺得對不住我的妻，所以中止了。」其後又收錄在小小的世界 (1916) 與第二的母親 [及其他 1919] 中。

久米仙人 (Kumesennin) 見燃燒的林 (1922) 中。

### 有島武郎

有島武郎 (Arishima Takeo) 生於一八七七年，本學農，留學英美，爲札幌農學校教授。一九一〇年頃雜誌白樺發刊，有島寄稿其中，漸爲世間所知，歷年編集作品爲有島武郎著作集，至今已出到第十四輯了。關於他的創作的要求與態度，他在著作集第十一輯裏有一篇四件事的文章，略有說明。

「第一，我因為寂寞所以創作。在我的周圍，習慣與傳說，時間與空間，築了十重二十重的牆，有時候覺得幾乎要氣閉了。但是從那威嚴而且高大的牆的隙間，時時望見驚心動魄般的生活或自然，忽隱忽現。得見這個的時候的驚喜，與看不見這個了的時候的寂寞，與分明的覺到這看不見了的東西決不能再在自己面前出現了的時候的寂寞呵！在這時候，能夠將這看不見了的東西確實的還我，確實的純粹的還我者，除藝術之外再沒有別的了。我從幼小的時候，不知不識的住在這境地裏，那便取了所謂文學的形式。

第二，我因為愛著，所以創作。這或者聽去似乎是高慢的話。但是生為人間而不愛者，一個都沒有。無因了愛而收入的若干的生活的人，也一個都沒有。這個生活，常從一個人的胸中，想儘量的擴充到多人的胸中去。我是被這擴充性所克服了。愛者不得不懷孕，懷孕者不得不產生。有時產生的是活的小兒，有時是死的小兒，有時是雙生兒，有時是月分不足的兒，而且有時是母體自身的死。

第三，我因為欲愛，所以創作。我的愛被那想要如實的攔住在牆的那邊隱現著的生活或



自然的衝動所驅使。因此我儘量的高揚我的旂幟，儘量的力揮我的手巾。這個信號被人家接應的機會，自然是不多，在我這樣孤獨的性格更自然不多了。但是兩回也能，一回也能，我如能够發見我的信號被人家的沒有錯誤的信號所接應，我的生活便達於幸福的絕頂了。爲想要遇著這喜悅的緣故，所以創作的。

第四，我又因爲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創作。如何蠢笨而且缺向上性的我的生活呵！我厭了這個了。應該蛻棄的殼，在我已有幾個了。我的作品做了鞭策，嚴重的給我抽打那頑固的殼。我願我的生活因了作品而得改造！

與幼小者 (Chisaki mono e) 見著作集第七輯，也收入羅馬字的日本小說集中。

阿末之死 (Osue no shi) 見著作集第一輯。

### 長與善郎

長與善郎 (Nagayo Yoshio)

生於一八八七年，最初用了平澤仲次的名字，在白樺上發

表著作，後來改用本名。他的藝術的態度，在尋求的心裏我們的藝術一篇論文中，曾經表明。

「我們從事於藝術。爲什麼呢？那不必說，我們是爲生活的緣故了。我們並不是能夠爲藝術的緣故而從事於藝術的那樣閒人。但是我們知道，至少在現今的我們，最能使我們全體的總個的生長的道路，除了藝術更沒有別的了。我們裏邊的愛，欲求，矛盾，苦痛，歡喜，悲哀，疑問，不滿等，這些一切因了藝術而得告訴，又因了藝術而得統一的生長。就是這個，在我們也很不容易。我們逐漸培養我們的力量，鍛鍊我們的根本，於是能夠一步一步的進於善的調和。因了這樣的表現，我們纔能夠漸漸的變爲誠實，漸漸的觸著事物的精髓。藝術在我們是最好的修養，比一切都更爲適切的訓練。我們生活的中心，無論怎麼說來，最先總是在於我們自身的修養。我們欲與，而又欲得。這兩面的欲求，憑了我們的製作與表現，覺得似乎最能調和，而且覺得這樣的工作於我們似乎最是適當。我們單是得也不能滿足，因爲我們有要和衆人接觸的欲求。但是在我們欲與的瞬間，我們又能沒有覺到自己所有的不足麼？除了製作，我們將於何處去傾吐這些悲歎呢？」

亡姊 (Naki ane ni) 見結婚之前 (1917) 中，篇名原意云於亡姊，有呈於亡姊以爲記念的意義。

山上的觀音 (Yama no ue no Kannon) 見孔子之歸國 (1920) 中。

### 志賀直哉

志賀直哉 (Shiga Naoya) 生於一八八三年，也是「白樺派」的小說家。廣津和郎在新潮 (Shincho No. 175) 上批評他說，

「明治四十年 (1907) 頃，日本文壇上還是自然主義全盛的時代，志賀氏著作的幾篇，已經在那時候作成了。其後文壇幾經變遷，各種的主張傾向和黨派，接續出現，志賀氏的著作却不爲他們所混亂，從那時起直到現在，始終一貫的保持他獨特的風格與文體。那種與內容合致的技巧——盡力省去誇張與虛飾，盡力簡潔質直的描寫，那種靜澀而有底光的技巧，在文壇正從自然主義要轉到享樂的傾向去的那個渾沌時代，差不多已經將由志賀氏創造完

成了……

在他心底雖然燃燒著熱的火燄，他透見事物的眼光却是冷靜而且銳敏。但是他又毫無那些有冷靜而且銳敏的眼光的人們所容易得到的冷笑與嘲弄的分子。他却別有一種濃厚的憂鬱與哀憐。這就是他的心，是率真清淨。而且心的指針常是正確的證據。」

到網走去 (Abashiri made) 初登在白樺第一號上，後來收在小說集荒絹 (Araginu, 1921) 裏邊。

清兵衛與壺盧 (Seibei to hyotan) 見小說集留女 (Rumé, 1913) 中，又收入羅馬字日本小說集。

### 千家元麿

千家元麿 (Senké Motomaro) 生於一八八七年，是日本現代的詩人，著有我所見 (Tibun wa mita, 1918) 虹 (Niji, 1919) 等詩集數卷。但他又做小說戲曲，都有特色。長與善郎批評他

說：

「千家是現今具著希有的心的一個人。這心是極端親和的感情，又是燃燒著的猛火。千家是爲這個心所驅使，燃著這個火而生活著的詩人。這個心使生出他的可驚的感受性，這感受性又生出千家獨特的藝術與宗教。飄飄然的同風一樣，千家到處因了自己的心，發見別的心與生命。感情是一切這一句話，在千家實是真理。用了現在希有的，對於自然的真的從順與對於或物的真的虔敬，千家彷彿是被憑依者一般，自然的噴出他的可驚歎的詩與散文。他那一字一句的活躍，恍如看燃燒著的光燄。只有能知道千家的心的人，纔能知道噴出這火燄的洞穴的深奧。像千家這樣善良和藹的人，我可以說不曾有過。凡是略略與千家的心接觸過的人們，不能不愛這希有的自然的人罷。這集（青枝 1920）裏的作品，都是我們用了深的感動所愛讀的著作。我們盼望這書的出現，真已好久了。我是千家的友人，這是我的光榮；日本有這千家，也是日本的光榮。我敢大膽的說，千家在或一點上，已經是世界的人了。」

武者小路在新潮 (No. 186) 上千家氏的印象一篇文章裏，稱他爲殘酷性全無的人，說道：

「千家的同情之深是無比的，但是他心的動搖也無比。他過於受外界的刺激。凡是看見或聽到的東西，都打動他的心底。他的殘酷性可以說是全無。只要對手有點窘苦，他便不知道怎樣是好；無論對手是蟹螯也罷，金魚也罷，老鼠也罷，他總是一樣。」

深夜的喇叭 (Shinya no rappa) 薔薇花 (Bara no hana) 並見小說集青枝中。

### 江馬修

江馬修 (Ema shin) 生於一八八九年，著有長篇小說受難者最有名，又有短篇集數卷。羅馬字小說集中載其所作在長崎 (Nagasaki nite) 一篇。

小小的一個人 (Chisai hitori) 見寂寞的路 (1917) 中。

### 江口渙

江口渙 (Eguchi Kan) 生於一八八七年，東京大學英文學科出身，曾加入社會主義者同

盟。

峡谷的夜 (Kiyokoku no yoru) 見紅的矢帆 (1919) 中。

### 菊池寬

菊池寬 (Kikuchi Kan) 生於一八八九年，東京大學英文學科出身。他自己說，在高等學校時代，是只想研究文學，不豫備做創作家的，但後來偶做小說，意外的得了朋友和評論界的贊許，便做下去了。他的創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間性的真實來。一得真實，他却又懽然的發了感歎，所以他的思想是近於厭世的，但又時時凝視著遙遠的黎明，於是又不失為奮鬥者。南部修太郎在菊池寬論（新潮一七四號）上說：

「Here is also a man——這正是說盡了菊池的作品中一切人物的話……他們都有最像人樣的人間相，願意活在最像人樣的人間界。他們有時為冷酷的利己家，有時為慘淡的背德者，有時又為犯了殘忍的殺人行爲的人，但無論使他們中間的誰站在我眼前，我不能

憎惡他們，不能訶罵他們。這就因為他們的惡的性格或醜的感情，愈是深銳的顯露出來時，那藏在背後的更深更銳的活動著的他們的質素可愛的人間性，打動了我的緣故，引近了我的緣故。換一句話，便是愈玩菊池的作品，我便被喚醒了對於人間的愛的感情，而且不能不知他同吐 Here is also a man 這一句話了。」

三浦右衛門的最後 (Mitsura Yemon no saigo) 見無名作家的日記 (1918) 中。  
報讎的話 (Aru Katakuchi no hanashi) 見報恩的故事 (1918) 中。

### 芥川龍之介

芥川龍之介 (Akutagawa Rinnosuke) 生於一八九二年，也是東京大學英文學科的出身。  
田中純評論他說，「在芥川的作品上，可以看出他用了性格的全體，支配盡所用的材料的模樣來。這事實便使我們起了這感覺，就是感得這作品是完成的。」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題，最多的是希望已達之後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時的心情。他又多用舊材料，有時近於故事的翻譯。但他的複



述古事並不專是好奇，還有他的更深的根據：他想從含在這些材料裏的古人的生活當中，尋出與自己的心情能夠貼切的觸著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經他改作之後，都注進新的生命去，便與現代人生出干係來了。他在小說集煙草與惡魔（1917）的序文上說明自己創作態度道：

「材料是向來多從舊的東西裏取來的。……但是材料即使有了，我如不能進到這材料裏去，——便是材料與我的心情倘若不能貼切的合而為一，小說便寫不成。勉強的寫下去，就成功了支離滅裂的東西了。」

說到著作着的時候的心情，與其說是造作着的氣分，還不如說養育著的氣分（更爲適合）。人物也罷，事件也罷，他的本來的動法只是一個。我便這邊那邊的搜索著這只有一個的東西，一面寫著。倘若這個尋不到的時候，那就再也不能前進了。再往前進，必定做出勉強的東西來了。」

鼻子（Hanâ）見小說集鼻（1918）中，又登在羅馬字小說集內。內道場供奉禪智和尚的

長鼻子的事，是日本的舊傳說。

羅生門 (Rashōmon) 也見前書，原來的出典是在平安朝的故事集今昔物語裏。

### 佐藤春夫

佐藤春夫 (Sato Haruo) 生於一八九二年，是現代的一個詩的小說家。芥川龍之介說：

「佐藤春夫是詩人……所以他的作品，的特色也在於詩的這一點上。」

佐藤的作品裏，並非沒有諷道德的，也不是沒有寓哲學的東西，但是裝點他的思想的，常是一脈的詩情。

佐藤的詩情似乎與世間所謂世紀末的詩情最相近，纖婉而兼幽渺之趣。」

他的作品又充滿豐富的空想，可以說是一種特色。谷崎潤一郎替他的病的薔薇做序，曾說：「據我想來，只有生於空想的人纔有得為藝術家的資格。藝術家的空想無論怎樣的與自然相隔離，只要他總是在作者的頭裏活著動著的力，這空想也豈不是同自然界的現象一

樣，是真實之一種麼？能够將空想化爲真實，這纔算是有了爲藝術家而生活著的價值了。」

我的父親與父親的鶴的故事 (Watakushi no chichi to chichi no tsuru no hanashi)

「黃昏的人」(“Tasogare no ningen”) 並見小說集幻燈 (1921) 中。

形影問答 (Keiei mondo) 見美的街市 (1920) 中。

雉雞的燒烤 (Kiji no aburiniku) 見阿絹與其兄弟 (1919) 中。

### 加藤武雄

加藤武雄 (Kato Takeo) 生於一八八八年，被稱爲鄉土藝術的作家。加能作次郎評論他的著作的態度說是一種求救助的心：

「我所求於藝術的東西，一句話說來，是救助的感情。我想在這世間充滿了辛苦煩惱，從我自身的經驗上說來，也確是如此。我想到人生的苦惱，忍受不住他的傷痛，常常想對著或物祈禱，並且牽住了求他的救助；又想和無論什麼人，只是同具這樣心情的人，互握著手，慟哭一

番。這時候能够多少的救助我的心的，現在除了藝術更沒有別的東西了。我用了這樣的心情對待別人的藝術，也用了這樣的心情自己去創作……我讀加藤的小說集鄉愁，心想他可不是也用了同樣的心情制作的麼？」

鄉愁 (Kyoshin) 見小說集鄉愁 (1919) 中，是他最有名的著作。中村白葉批評他說：

「外國人如問現代日本作品中，有什麼可以翻譯，我們有幾篇可以立刻推舉出去麼？有一回，一個俄國的朋友問我的時候，我一時迷感了不能回答，但是隨即想到，有了，這就是加藤的一篇鄉愁。我當時覺感對於日本與外國文壇全體負了責任，可以這樣宣言……這篇裏貫徹的悲哀，就是從橫宇宙的，深深的貫徹人生的悲哀：無論是俄國人，或是印度人，是太古的初民，或是人類的遠孫，這篇著作翻譯了給他們看，都是無所不宜的。我也想能够寫這樣的作

品，便是一生只寫得一篇也滿足了。」